墓表

尤菴集 五十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三十四

墓表

大司成尹先生墓表

尹八松煌諸子嘗以其先祖國子公墓表見屬余未暇作其後書六七至未嘗不以爲言曰本朝文治莫盛於己卯上則搢紳以堯舜君民爲任下則章甫之士以講服程朱爲務于斯時也簡於搢紳之中而爲之章甫之師不問可知其人也俄而薨貞禍作衆賢魚肉先祖亦以廢斥久後只叙京兆以沒吾後昆等竊念東漢之末大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有道爲之冠而仙舟之載亦非他人然有道終不與李杜駢首

於碪鑕旣無求免之心則奚必以得免者爲可少哉惜其微言格論不少槩見豈淫禍之餘爲衆所諱而深夜發篋獨少劉草堂哉然有其實者數必報圭庵宋先生實爲其徒而蔚然爲乙巳領袖李文純先生尋其緒論以語學者而李文成先生尚論當時必以歸功是可謂志之不倦者矣如以爲匪人之世秩祿猶存云爾則仕於京檜之時而龜山文定顧不得爲儒賢哉況京兆之劣容孰與西掖秘府之顯榮乎跡其事其金慕齋李陰崖之儔匹而不得並享其崇報者獨何歟不佞謹拱而復曰子之言宜也且皆可徵而不誣矣所可恨者以文純之縝密親承旨訣而所

論格致之說是大學第一義而未能詳盡於答問之際使後人者未能卒開其關鍵豈非斯文之所恨哉然竊尋其語脉則似得夫晦翁之遺旨而文成之論默與之契焉豈公獨詣之見歟抑或有師承者歟間嘗惟念圭庵之所成就如此則公之所以爲師者可見矣豈公以直道教人而自爲則少貶乎李文純既以尹先生公誦於前而李文成以趙文正並美於後則其推許之隆又可見矣猶曰莫爲之後則未也此數者足以爲公之重矣何必多乎哉又按公家乘公十六而孤能自得師東脩於朱溪君深源之門精通經術篤志力行既成進士 缺 必居上游登第未久編

配朔寧　中廟反正首專師席自直講以至大司成凡十數年不離太學雖他遷諸生踵門帖帖而請益公亦以爲己任不少倦也其啓發獎進之效盖不可周知矣雖謂之到今而受賜非過言也藐余末學無所知識第以圭庵之從孫獲聞其緒餘而又嘗講論乎二李先生之書矣敢述其議論之末略叙公始終而俾鐫諸表陰後之人將以文純之所稱稱之曰大司成尹先生墓其可矣時　崇禎壬寅八月日

屛菴具公墓表

國朝人物之盛莫如　靖陵己卯而北門之禍之慘又　國朝之所未有惟其甚盛故其慘也亦甚焉時

沈貞等潛入 闕庭先具劄子器物以密啓受密
旨瞬息俄頃之間羣賢當駢首受戮矣當其時疾雷
誰及掩耳也然必須先遞諸賢職名然後其事乃行
屏菴具公諱壽福字伯凝自天曹直所受其 命公
不肯曰暮夜倉卒眞僞何辨貞等喝嚇脅促公奮然
曰此等胡大罪雖親承 上命猶當死執遂解擲通
符而出貞等大怒時兵曹判書李公長坤爲貞等所
欺旣對乃悟請召領相鄭光弼文翼承 命亟入公
過之涕泣言且曰相公勉之貞等迎謂文翼以事而
怒氣如火文翼謬亦訶公貞等稍解文翼因曰年少
之人未諳事體且 天威方震公等少寬之公以故

得免只收告身而靜菴諸賢亦減死杖配然亦未幾
加罪而士類盡矣公流落南中有金公泰巖高士也
與金冲菴淨友善徃造而請與同居公以爲冲菴之
友則賢也自尚州卽徙報恩之九屏山下金公割宅
里以處之公杜門端居尋温舊學士子自遠而至公
輒退讓懇丁而其誠意憤悱者則時或啓發爲所居
前臨迥野中有孤峰高可數仞而碧流環之冲菴先
生嘗遊而樂之公每遇興輒徃野老爭席吟咏忘歸
以成真率之趣人或語以時事則喟然長歎而已
中廟癸巳李相浚慶與公弟壽聃同在玉堂伸救己
卯黨人遂除公求禮縣監公黽勉赴任乙未九月廿

六日卒于官年五十五歸葬九屛山下公幼而力學趣向甚正一時諸賢無不推重其曰外似和緩中實剛毅者冲菴之所稱固守繩墨眞切要約者韓松齋忠之所論而惟靜菴先生所謂質直純正夷險一致者尤可謂盡矣當 中廟宵旰求治之日協同諸賢竭誠殫節期回三古而駭機闖發中道而殺豈獨士類之不幸而已世皆以當時士禍少紓於文翼此實跡也然匪公初頭力折奸謀則衆賢已伏斧質而文翼無所施其忠勇矣其時氣焰如山貴育莫能奪非所養之厚所守之確烏能如此哉至其暮年靜閑之中其所得益復不淺而皆浪沒而無傳吁可惜也公

綾城人始祖存裕高麗上將軍世有公卿爲東方大
姓執義綱十八入臺閣事我 太宗大王是公曾祖
祖信忠以兵曹叅議嘗從幸 光廟命給僧馬匹公
立爭之 上怒奪給公所騎公躡仆徒步因以病卒
考頤生員 贈叅判妣德水李氏縣監宜榮女 弘
治辛亥公生焉公娶丹山都正穗女性淑哲執公喪
哀戚甚雖夜不脫衰麻一未嘗頹櫛事聞 命旌其
閭與公同葬男斌生員忭文科奉常正四女壻趙允
誠李懋朴賢能閔伯男正生光源奉事次坤源正郎
奉事生栽粲稟粲司議稟 贈承旨司議生鳳瑞文
科監司正郎生檥元吉檽檽僉正生凰翊鳳徵鳳陽

鳳章鳳文鳳章爲 昭顯世子胥承旨無子爲其後
者公弟副學壽聃之玄孫鳳羽也今立此表內外嫡
庶多不能盡錄銘曰
屛山之墓片石在前何必多銘惟己卯賢

草齋朴公墓表

國朝賢士之禍莫慘於己卯謹按安氏錄云朴光佑
字國耳禍作入 闕門被傷裂衣幅裹頭坐於政府
外廊都中坊里約徒之欲上劄伸寃求其文者簇立
於前李參判濚金參知曾皆年妙善書使兩公把筆
臨紙公左酬右言文詞湧出金李猶未及書一時所
製十餘道辭意懇切後登乙酉科常散官乙巳以司

諫杖殞丁未籍沒家產令 上庚午復官爵給財産
又按家狀公年二十五中己卯生員與兄光佐同取
乙酉明經科連序爲幕職丁母喪廬墓三年拜哭不
避雨雪乙巳爲司諫士禍復起犯顔爭論下獄供辭
有求仁得仁又何怨尤語時十月五日也年五十一
臨絕託友人以三子使爲學而勿入科場葬于坡州
先塋丁坐之原公尚州人其上世沙伐國主也高麗
贊成事侶封商山府院君自是世有達官 本朝吏
曹判書良生監察濡寺正貞地生員璘是公高曾祖
考也妣張氏同知有誠女其先浙江人有舜龍東來
受籍于德水縣張氏德性純篤爲諸子築書室禁切

閑出入使諸子終有所成就也公配朴氏籍密陽其
考義齡也三男受容宜後朝廷授受以司圃署司圃
不肯仕容騎牛讀書游都市中以自涗盖遵遺意也
三子皆無子公伯氏孫長裕爲司圃後長裕亦無嗣
嗣其後者其兄景裕之子轅而有七男曰而文而煥
而昌而煒而章而彬而亮女壻鄭晋三也内外男女
甚蕃其顯者而煥女壻持平李伯麟容之外曾孫正
郎姜汝䥴及其子正言碩昌也宜側出定生殷生殷
生二子霖霙也今來請墓文者而煥及而文之男榥
也安録所謂今上庚午即　宣廟三年栗谷先生伸
雪乙巳諸賢時也狀中所謂乙巳士禍　文定垂簾

時也所謂丁未籍沒鄭彥懿壁書告變時也余竊惟公以高才美質發軔正路早爲靜菴先生所賞自期許甚不淺也始不幸而遭衮貞之禍再不幸而被衡芑朋磁之螫竟殞其身痛矣痛矣雖然前與靜菴諸賢同其流後與晦齋圭菴同其波芳名無止榮及後昆不可謂不遇爲善者可以勸矣時 崇禎强圉單閼坤之上澣德殷宋時烈述

副提學具公墓表

具氏出綾州上祖存裕爲麗朝上將軍仍爲大姓本朝信忠爲兵曹參議 光廟出幸命給僧以馬公爭之 上怒奪公所騎以與之公徒行仆地而病仍

卒焉是生生員顧聚德水李氏生公諱壽聃字天老
幼穎悟絕人早知爲己之學定省之暇危坐終日探
賾性理靜菴趙先生一日與金沖菴先生聯轡往訪
講討移晷而還時公年十四矣公因師事靜菴己卯
春中司馬冬禍作公兄屛菴壽福與焉公悲憤慷慨
杜門不出者十年戊子始登科公旣少負重名雖當
斬伐之餘羣小亦不敢斬其選出入三司且讀書湖
堂癸巳與李相浚慶同對極言己卯非辜其廢錮者
請叙復大姦金安老啓寘公龍川然 上心亦悟罪
罟稍弛丁酉安老敗公看還旹以臺諫論劾李芑姦
兇 明廟戊申拜大司憲時士禍甚於己卯宋圭菴

先生爲之首公將出謝夜構一疏極論姦臣構捏狀
有陳復昌者屏菴門人也公先言其陰慝而屏菴未
能絕也及是瞷公疏夜奔告李芑芑卽啓于 簾中
黜公爲忠清監司芑大罵曰汝必無生還之理未上
竄江界府旋移甲山己酉七月 賜死 上旋承
仁聖教卽收前命使者至則其二十二日公已死矣
年五十返葬于楊州豐壤君揚里當乙巳初公以副
提學伸救黨人甚至然芑等策勳時公混被賞典公
嘗耻之 宣廟初栗谷先生主議削芑等僞勳公亦
清脫焉公天分甚高學力甚邁每雞鳴而起盥櫛精
明閉戶看書寂若無人惟時有遵子綴擊案聲聞外

而已一日手支其額据几良久家人怪問之公曰吾
遘癘今七日而方熱退耳其定力堅固如此盖公以
精粹方嚴之資有學問培養之功及其薰炙大賢研
究體認則其日新之功有不可禦者矣以故出而當
世推賢折姦經席啓沃先務格君陰陽之爭躓而復
起雖至九死而不悔兄弟聯芳大生耿光豈不盛哉
公娶金氏無育再娶道先生弟榮祖女生一男曰英
俊孝性絶異公臨命時年十二三奪藥以覆之公使
閉之深屋又折壁欲挻出頂額手指剥脫無完膚聞
者酸鼻後朝廷録授縣監長女適參軍尹威次適崔
者壽側室女爲朴大悅妻縣監生誠源四女壻縣令

趙存善金沂正郎金汝純沈悅也誠源子枋枋有志操立懂昏朝其子鳳鳴鳳羽鳳羽出後屛菴曾孫㮚內外曾玄甚繁而外出趙慶起金元亮最顯公自江界赴甲山時道憩成川溪上見有圖萊漂下遂泝流而上遇一隱者其架上只有周易一帙公講問易道豈公於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變自謂有所未究歟論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抑公於二者因時爲業並行而不悖者歟盖當時風習以篤學質行爲尚故隨人高下而各有所就不淫於藻繪浮誇與後之名爲學問而其實不然者異矣若夫當時從政之殆則諸君子已知之矣噫銘曰

靜菴訪攻皮聽中庸栽及之說副學遇龜簡講殷問憂患之作彼二賢要不失乎其正匪明哲之不足惟彼懸鶉百結者何必諷乎廣元之微服

長吟亭羅公墓表

國東門之外四十里豐壤縣朔丹里某向之墓者故長吟亭羅公諱湜字某衣履之藏也嗚呼今去嘉靖丙午百有三十年而過其前者必彷徨躊躇涕咨而不忍去者是何故而然耶嗚呼當時士禍之慘可忍言哉搢紳之稍知善惡之辨者皆斧䥶與桁楊矣況公早遊靜菴趙先生門下聞性理之說所與交皆一時士流則羣小輩固已側目矣而孤舟早泊之咏

又挑禍機輾轉貝錦遂至於及盖如著絮之人行乎荆棘裏絡不得免噫詩發於性情故大小雅尚有譏刺先王但當省德謹令惟謝疵是務故志適政修而後世莫及矣當公時　明廟幼冲姦凶堵立公安得不死哉且夫忠順堂乙巳　召對公之弟副提學淑與李晦齋彥迪並行而入晦齋謂曰今日死生決矣吾與子俱有九十老親當若之何副學曰身既許國何可顧他吾則已受教於母矣其母趙大憲益貞女也晦齋憮然歎曰有是哉母氏也副學公入則極言奸凶欺誣狀遂被遠謫公於是時詩雖無作其得免乎遂弁隸謫籍翌年丙午同日有後　命公以十一

月三日終於謫廬副學公地差遠故後公者三日而
而距公幾步者其墓也盖惟當時奸凶等譏　上曰
某等以宋麟壽爲領袖其心貳於鳳城君麟壽卽圭
菴先生也公詩雖發於不平之鳴然非副學公則羣
凶不必以藉其口雖有副學公之直言若無鳳城之
譏則　上心必不至疑惑此與元祐之定策我　朝
之虫篆前後一轍噫古今君子何負於天而必生蛇
虺鬼蜮以禍之也彼朋齡磁芭輩富貴燀爀累世不
絶而諸君子抱寃泉下嗣亦多絶天之報施其何如
哉雖然諸君子令名長世而彼之遺臭亦與之無窮
此天之所定也歟副學公有子允平資性絶人奸凶

刼欲妻焉允平走哭於墓曰與其入讐人門不若死遂縊焉嗚呼有趙氏賢故能有公兄弟而公兄弟又能有允平一家風節盖自有源委也公有弟曰潩其六玄孫牧使星斗亦世家風嘗欲立石以表公墓而未果今其胤良佐碩佐克述其事而屬筆於余余圭菴先生之兄之曾孫也其傷慟之情無有異同故遂不辭而爲之序如此而公之氏出世德具在大碑刻故此不復著云

禮曹叅判李公墓表

故遁村李先生在麗季有大名大爲圃牧諸賢所推重以忤逆旽畏塞以終公其五世孫也諱英賢字希

聖少孤能自課業戰藝詞場必居上游年十九中司
馬三十一闈大科慶宴日 中廟以爲公 太宗大
王之外裔以二十人擔送御厨珎羞一時榮之卽拜
翰林旋入玉堂爲正字盖極選也及登擢英試 上
命族親衛前導游街又令親王子諸貴屬輪次盛設
以娛之由博士轉修撰如兩銓郎正言持平掌令執
義皆所履歷 明廟乙巳士林魚肉公時爲應教姦
兇尹元衡等任公以事公痛傷無辜駢戮移疾不出
兇黨怒甚自是低徊冗散者凡九年嘗奉李夫人喪
歸臨陂先塋葬祭盡禮制畢猶處墓下不出人勸之
以仕輒滂流曰何忍遽去墳土久後以寺正還朝始

復舊職爲校理每進講公音韻淸亮被 上稱賞歷
直提學承旨敀吏戸兵叅議在吏者最多又擢授漢
城左尹移貳禮刑工三曹其在刑曹讞明允無所
失入出按湖西留守松京其遞歸松京耋艾闌道涕
送嘗朝 帝京未畢使聞 明廟上賓所以處禮之
變者極其情文賔門大人深加歎服終不以朝議奪
其情 隆慶壬申年六十六十月辛巳疾卒高祖之
直叅議曾祖禮孫大司諫祖克堅通禮考學 贈叅
判李夫人牧使承元女公娶社稷令申援女男天慶
早夭縣監金大孝郡守南宮活奉事具思謹其三女
壻也側出男命百進士女適判官金元福縣監子文

正公尚憲郡守子梡構格㨾楣奉事子祭訪宗命百
四子愭怦㦖愑怦㦖皆司馬女適金㨫內外孫摠若
干墓在廣州陰村午向之原去遁村墓一里而近一
松沈公喜壽嘗狀公云公天資仁恕制行簡潔親在
俸祿不出私室歷颺清顯皆其自致當元衡構煽少
忤者家立碎公終不爲戕骸元衡等雖大恚顧公無
罅可指故終免其螫常以杖屨觴詠於西湖之別業
翛然有出塵之想嘗有詩曰誰知天有眼一一見人
情善惡幾微隱災祥感應明此可以見公之大略也
余遁村先生之彌甥也命百嘗語余公與余外曾祖
考正獻公潤慶雖單竭最親與正獻之没公作詩甚

哀云今枰等以一松之狀介於金文正公少孫今大學士壽恒求余書其表誼不可辭遂略書其槩如此

遁村先生諱集廣州人也系曰

遁村五世公尚類也所遭元惡亦同茂也然公更奮其垂而遁村終掘挫也所以邦國有興敗夫何公之祖孫所關者大也廣陵之原其山西走江在北也維祖與孫兮其丘相望千秋萬世兮名不泯也

松江鄭公墓表

松江鄭相公旣沒文元公金先生爲實紀文敬公先生撰行狀公始從金河西先生麟厚學與奇高峰大升游長栗谷牛溪兩先生皆友善焉 嘉靖辛酉進

士壬戌擢壯元第時朝著溷濁公低回冗散丙寅始
拜獻納退溪先生稱有古諫臣風戊辰 宣廟卽位
自修撰爲吏曹郎陞校理遷持平序宰臣紹述衮貞
者自庚午至乙亥守考妣制旣除除檢詳舍人執義
直提學時黨論起公棄大司諫不仕栗谷又勸其出
而供職以釋彼此疑阻俄被劾栗谷疏言其忠淸剛
介一心憂國時輩並劾栗谷出公爲江原監司遞入
爲兵刑曹參議又南歸鄭仁弘劾沈公義謙延及諸
賢公益不安 上曰鄭某介潔之人予嘗謂與人寡
合果然矣特拜全羅監司壬午特陞禮曹參判復以
咸鏡監司臨行上疏言事 上曰奇哉今將遠離有

此忠懇癸未還禮曹旋陞判書栗谷跋𢖍遯荒公極
言其道學忠孝之實　上竄逐朋讒之人以安栗谷
時輩遂論劾公　上曰鄭某其心正其行方惟其舌
直故憎於人若其忠清節義草木亦知眞所謂鵷班
之鷙殿上之虎頊日讜言斥邪予已知其得謗若罪
鄭某是朱雲可斬也甲申拜大司憲曰孤忠自許衆
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公請赦癸未被罪人　上曰
大憲說極駭此卿素以剛直忠藎名故不責又　批
公疏曰此輩乖亂朝廷在法罔赦今反以是爲言使
奸邪生心此言幸而出於卿口予姑容之陞贊成時
栗谷已沒牛溪退去獨有公及朴思庵淳在故齮齕

益甚乙酉相繼斥去盖用鄭汝立之謀矣遂編栗谷牛溪以下諸賢於黨籍而公與思菴爲之首己丑汝立謀逆事發公爲右議政鞫獄以多附生議責以專輒以他相代讞庚寅策勳封寅城府院君李山海挾輿援行讒說辛卯栫棘于江界而一時名卿皆被竄逐壬辰倭寇至 上西行臨問軍民以禦亂之策父老咸請用公 上乃召公曰知卿素有忠孝大節可急赴行在公馳謁於平壤受 命體察南方復以讒謝病北歸癸巳奉使如京臨行請寢苫枕戈以復先陵之讐復 命又有以誤事誣公者公遂退還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卒于江華享年五十八甲午權

愉金宇顒及仁弘相繼誣公以及牛溪追削公官爵
至發追刑之論而不售癸亥反正文元公先生爲白
寃狀李公元翼申公欽諸公咸謀伸雪遂復官位今
上甲子賜謚文淸初葬高陽後移鎭川公迎日人遠
祖均之高麗平章事 本朝洪恭簡公高祖淵兵曹
判書曾祖自淑郡守祖瀉參奉考惟沉判官妣安氏
大司諫彭壽女夫人柳氏學生强項女長子起溟進
士宗溟壯元及第振溟進士弘溟大司憲兼大提學
李基稷崔澳林檜三女壻也起溟男縣監浤宗溟男
生員湲縣監洙遇賊不屈死持平沇掌令瀗學生濡
振溟男參奉漢弘溟側出男涖縣監也掌令男普演

有卓行早夭瀀男慶演有八子皆有文行而澔今爲翰林餘不能盡録文元公嘗論公曰好公者退溪栗谷牛溪諸賢也惡公者仁弘汝立山海等也小子狂簡敢述而申曰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百世之後有欲知公者盡觀於此云

重峰趙先生墓表

先生事實略具於錦山金浦二碑最後神道之刻詳且備矣噫欲知先生者觀於此可也然先生之所就孰爲大乎以爲致死之爲難則古今立慬者奚必先生乎以爲乂嚚之爲貴則王祥薛包世不乏書矣蓋聞聖人之事莫大於春秋而春秋之義莫大於尊王

當秀吉之請好也先生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大明一統而彼虜僭帝請斬其使以奏　帝庭昔聖
人小管仲之器而稱其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今之人所以知夷夏之辨君臣之義者伊誰之賜
哉先生少讀聖賢書其規模甚大綱領甚正其所云
爲一出於仁義則其於管氏有其功而無其過者也
使聖人復起則其所稱許或不能無別矣噫惟其知
此者然後可以知先生矣然知其如此者未必知其
所以然也盖先生最好朱子書如大全語類世盖望
洋而駭而先生入其中咀嚼其味一句一字不敢放
過故先生之道水臨萬仞無復凝滯論天下至大者

而如説門內事就天下至難者而如食息於日夜也故不讀春秋則不知先生之功不讀朱子書則不知先生之所以爲先生也今神道之刻卽淸陰文正公之文而其所以發揮引重者殆無遺餘矣豈所謂後世之子雲堯夫者非耶噫天高地下日月照臨亘萬世而無虧斯其爲重峰趙先生之墓也歟時 崇禎甲辰五月日後學恩津宋時烈述幷書

石室金先生墓表

先生諱尚憲字叔度號淸陰其氏出世德俱著大墓諸刻先生都正公之第四子 隆慶庚午母鄭夫人懷孕十二月而生生三歲出後伯父三嘉公少時好

學以小學自律進士及第入槐院歷春坊天曹玉堂諫院入政府爲舍人兼掌詞命中重試賜暇湖堂間有宅遷旋復舊踐嘗病世之人徇外而眩於名實雅言爲善不避近名嫌薦人當自親故始由直提學陞承旨鄭仁弘詆李退溪上言痛辨俄觸時諱削官時倫紀晦塞先生仍與道消 仁祖反正先生方持服貽書勳宰論時務及處變之道李适反 命起復力辭衰除拜吏曹參議大司諫戒八漸又極論弊政遞詔使至特授都承旨迎接陞嘉善貳本兵長憲府行副提學論事不合退歸東郊石室時椵島將毛文龍構陷 本國先生差陳奏使朝京寃訟甚至 帝褒

可之會虜兵東搶又毛將飛誣染我先生洙血辨白
且乞出兵以議虜後復　命進嘉義時虜媾已成使
且至上劄請謝却又請毋資以中國物貨又繳弘立
復爵之　命　崇禎元年正月以諫長參鞫逆録陞
資憲歷秋部成均爲叅贊兼弘文提學上劄請講要
道革弊政又言金差不可許椅坐以啓其心間爲都
承旨禮曹判書大司憲　太廟災因極論追崇非禮
且劾勳貴有　嚴旨遂退薦授咸鏡監司辭還拜憲
職論時政六事而歸屢除前職兼藝文提學特拜大
司成皆不赴乃三　旨召還請養兵選將又乞惕然
警動以答天戒丙子判禮工兼掌文衡虜使以蒙人

至欲議僭號事旋自悔跳去朝廷議遣使報謝先生
極言其不可加正憲論邊戍便宜復由憲長判吏曹
以廉謹加崇政論事忤 旨去十二月虜入寇 上
幸南漢先生自石室追赴拜禮判力陳死守計諸宰
請以 世子求成先生痛斥其議入對請募士斫營
事益急 上謂先生曰今將何恃對曰天道可恃願
上堅定毋動丁丑正月出城之議定先生手裂國書
痛哭入對曰君臣當誓心死守萬一不遂歸見 先
王無媿也退不食六日又自經傍人救解聞虜要得
斥和人以甘心遂復食請詣虜營 上諭止問疾
上出城自扶哭送遂出自東門至安東豐山止焉四

月録　扈從加崇祿上疏辭不報江都之破伯氏仙源先生殉節戊寅夏赴湖西哭之秋柳碩李烓等論以遺君請流竄只　命削官已復叙己卯虜將以我師西犯先生上書極言其死不可從虜聞之遣使拘執以問先生曰吾守吾志以告吾君爾至瀋陽囚之未幾放還義州既而虜以事逮李烓烓誣先生冀自脫虜復以先生北去已而解其囚而強令拜謝先生終不肯甲申三月　皇都破先生作詩慟之先生在虜五年天下慕其義虜亦不敢加害乙酉春送先生東還遂歸石室居焉　世子卒入臨即歸丙戌拜左議政懇辭　上敦勉不已遂入謝仍力辭以歸先生

嘗謂人曰新番告身不書濬號庶幾知我何憚一遭
往來也己丑五月 仁祖禮陟 寧考嗣位入赴還
出 上兩遣承旨敦諭遂還朝卽 引見命以肩輿
出入殿陛因災異請盡誠修省拜左議政辭遞 山
陵訖又乞歸 上留之甚懇會虜使至暫出城外已
而承 命入對陳知人安民之道請預儲將材以備
緩急又請留愼齋金公以輔 王室時先生與愼齋
協贊明揚以基遠圖然時事固已掣肘矣於是求去
益力庚寅二月始 許歸 仁祖練祥皆赴 上慰
送之先生已無當世志然至則未嘗不懇懇陳戒
上每聳聽焉壬辰六月二十五日以疾易簀于石室

上震悼隱崇甚備後諡文正有遺疏 上覽之曰天
不憖遺喪我元老八月丁巳禮葬于石室桃癸之原
官居野處相吊赴哭又立祠同祀仙源先生 寧考
祔太廟時與愼齋金文敬公並從享焉嗚呼我東自
箕子數千年而有鄭圃隱彛倫旣叙至于 本朝則
尤彬彬也不幸迫於治亂之數以致天地飜覆然天
未嘗不愛斯人於是儲積胚胎以生先生以當一治
故先生其質淸而明其氣剛而大其志高而潔其行
方而直所學正而精所養深而厚卒以明天理正人
心以繼箕子圃隱之統則天意之所在其亦昭昭矣
哉盖聞 大明之季禮義先亡遂至於陸沈而不救

然則天之所以生先生不專爲我東方也而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固將推之而無不準矣嗚呼盛哉先生娶星州李義老女無育以仲氏子光燦爲後同知中樞生壽增安岳郡守壽興戶曹判書壽恒吏曹判書大提學女壻李挺岳郡守洪柱天李重⿺辶單皆縣監宗奎濂校理李光稷持平庶出壽徵壽應壽稱壽能孟仲季俱進士安岳男昌國進士昌肅昌直吏書男昌集昌協昌翕昌業其二幼未名戶書出爲人後其男名昌烈內外曾玄總若干先生在虜中嘗有自銘今用遺志刻于墓石之陽而嗚呼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三十四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三十五

墓表

典籍贈都承旨洪公墓表

蓋此忠州開天里負坎之原者故典籍洪公諱鳳祥字文瑞配權氏之藏而其外孫李緽以公遺衣冠同葬者也　萬曆倭變元帥金公命元辟公自從公少通經史卓犖魁偉每讀書見古人殺身成仁者輒三復流涕年廿四中己卯司馬三十闡文科自國子官薦爲承政院注書旣起從元帥行元帥雅知公有大節及見公臨機運策益奇之師次臨津與賊相持一日賊設伏遁去元帥欲縱兵追之公爭不得賊果四

而急攻時 大駕過江未久公曰 國家存亡決於
此矣欲自赴之元帥執公手曰事已無可奈何書生
不習兵事徒死何益公曰吾意已決矣死生何暇計
而以賊遺 君父乎遂奮袂衝冒甫抵南岸則我軍
已盡而飛礮如雨公顔色自若射賊不旋踵矢旣盡
乃自投于水實壬辰五月十八日也公事父毋能盡
孝敬嘗侍父疾躬湯藥晝夜不離側十年如一日居
喪哀戚甚又篤於兄弟及聞倭變輒居外寢常撫劍
嗚亐達朝不寐家人請問避兵計則不答也卒乃視
死如歸取舍甚晢雖其忠義之節性於天而其平昔
所養之正亦可見矣公歿之七十五年乃今 上殿

下之七年丙午也嘗　幸溫泉以李縝泣訴　駕前
上嘉公義烈惜其湮塞下其事議之議臣朴長遠等
啓曰洪某以帥幕微官奮義直前力盡取死歲月雖
遠其事之明白實朝著之所共知者宜追施恩典以
昭勸忠之道遂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兼經
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
噫　聖朝褒美之典至此而無憾矣公豐山人麗朝
直學之慶之後世有聞人後稍不振考司直脩　贈
贊成祖別提禹甸　贈承旨皆以公伯兄慕堂履祥
貴也慕堂爲　宣祖朝名臣妣白氏其考承秀官習
讀權夫人正郎應時女擧三女爲司勇李弘憲判官

鄭時赫掌令李有養妻司勇男馨國進士女適黃以
章判官男世鉉世鎭世欽仲季皆進士六女適金克
孝判官趙逢源金滂李昌震金弘烴慶塞三金李慶
皆士人也掌令夫人有至性權夫人疾再進指血疾
輒已其長男績與第五緖尚類也皆事聞旌閭績與
季綴皆蔭仕維業儒綸進士其序三四也女適任厚
錫其曾玄甚衆其賢而顯者趙判官之子根時爲侍
講院文學權夫人賢有婦德嘗泣曰當時吾腹有孕
故不忍下從竟生子不育天何忍也我公以無子其
節埋沒至今我可以瞑目乎我死孰能以公衣冠與
我同葬者乎聞者悲之嘗聞知禮者以虛葬爲非禮

然古語曰曷如其無惡惡乎有故李纘方爲義興縣監與趙文學相議具一石題其面曰洪公之墓而請書其事于後云時 崇禎辛亥十月日恩津宋時烈述

釜山僉使 贈判書鄭公墓表

嗚呼釜山僉使鄭公撥子固嘗壬辰倭變嬰城殺賊力屈效死以樹大節此其墓也嗚呼公以名家子讀書爲儒於小學得一兩句好者其兼習孫吳法者本欲捷徑求名以爲親榮也顧乃橫尸邊城使孀母晝夜哭以終或曰忠則有之而孝猶未也君子曰不然其忠易見而其孝爲難知也昔聖人言不孝五戰陣

無舅居一焉公則免矣其於孝不亦成乎公慶州人
麗朝有珍厚封軍器尹自是世有卿相　國朝熙啓
佐　太祖開運封雞林君謚良景良景之孫曰漢城
判尹之禮判尹之孫曰敦寧都正世賢其子郡守明
善出後都正之兄郡守世豪而娶觀察使南淑之女
生公於　嘉靖癸丑自髫齔時喜讀書寡言笑居然
有士行焉稍長與其兄擢弁爲篤行人年二十五竟
以弓馬取武科選爲宣傳官俄出監海南縣縣人頌
其仁愛己而以佐元帥幕平寇亂既還由巨濟縣令
入爲籌司郎盖武弁極選也當公卿齊坐決事公珥
筆聽位雖與文僻字應聲立書一座稱賞則公又遜

謝曰偶然耳自是聲譽藉甚所兼別職至於八司陞
拜渭原郡守秩滿拜訓鍊副正移司僕寺時倭釁已
啓　朝廷加折衝階爲釜山鎭僉使公至則日夜備
具爲死守計始公將行泣辭于母夫人曰忠孝不可
兩全今子爲　王家急病願母自愛勿以爲念母夫
人泣撫背曰汝旣許國何可顧私去矣汝爲忠臣吾
何憾焉顧謂妻曰善養吾親聞者莫不流涕壬辰四
月十三日烽火報急公亟乘船下海則賊船已蔽海
矣公只以三艦且戰且退還入城翌日曉賊環城肉
薄劍氣射天砲聲震地公神色不變臨城亂射賊尸
山積者三處賊震怖相戒曰莫近黑衣將軍蓋公所

穿黑色袍也矢旣盡有一裨挽公請跳公笑曰男兒死耳敢有復言者斬旣而下令吾則當爲此城之鬼其欲去者去士卒皆泣無有離次者某日城遂陷賊遂進陷東萊守臣宋公象賢亦死之自後則賊如升虛邑矣事聞 贈官其後 孝考朝尹公文擧爲東萊府使重建宋公祠而並腏公公神采峻整常早起讀書其殉節非特一朝慷慨之比盖有所本爾公妾愛香年十八城陷自刎公尸傍奴龍月亦赴賊死人曰非獨其性也亦感於所畜也其後倭將平調信見通信使黃公愼極言公忠孝曰其時我兵大挫於釜又說愛香併命事而嘖嘖焉又士兵黃加山等迎顯

公烈於　命使詳在使者狀啓中墓在麻田治西卯
向之原先兆也夫人　府使自雲女端肅有識度
光海時聞永昌死失聲痛哭　神宗皇帝崩累日不
肉曰壬辰之　恩其可忘乎每値　孝陵忌辰亦必
素食生一男曰水使昕始公赴釜時昕方十四歲公
與朴判書鼎賢促畢親付以後事昕從行至釜一日
與之酒使亟歸曰事急矣汝徐行則及矣對曰如此
則何忍去公曰父子同死無益也汝歸養吾母與汝
母昕泣固請公叱從者扶出上馬而去居十一日冠
至生伯基前縣監二女壻宋時琰尹杓側出男遠基
縣監八子爾說爾尚爾亮爾晟爾光爾貴爾英爾仁

外出宋基厚尹以昻內外曾玄揔若干噫公不惟國人稱之醜虜亦稱之醜虜不惟稱公亦稱公臣妾公可與趙池州並列矣嗚呼公眞不負所學矣辭曰

死豈易能或有徒死倉卒勵勤空以腹剚仡仡鄭公百夫之特廿萬勁寇逗留孤堞始將行跐終焉死咋矢盡弦絕山摧岳折香也龍也亦公使爾人知其然所以則未始不學書斯焉取斯彼無本者曾是行尸匪我斯銘闡幽者誰

全羅水使邊公墓表

高麗恭愍王自元東還時有姓邊名安烈北地人不樂左袵隨而東來賜籍于原州官至領三司事原川

府院君其子顧都摠判府摠制其子尚會戶曹叅判
其子燠僉使　贈戶曹叅判是公高祖也曾祖士謙
靖國功臣原陽君祖諱季胤中樞府經歷　贈左議
政考諱悅工曹佐郎　贈叅判妣貞夫人李氏籍鐵
城其考兵使昕也公以　嘉靖丁巳十月生焉諱應
井字文淑文藝夙成屢屈於公車慨然有投筆之志
其仲父判書公協亦勸之　宣廟嘗問將才於判書
公判書公對啓曰臣之從子某有文武才公年二十
九赴武擧見屈時北鄙多事朝廷悉遣操弓者戍邊
公亦在遣中至咸興則方伯愛公文才留之幕下仍
戰藝場屋魁解額自是文名益藉甚俄而竟闡武科

爲越松萬戶薦爲宣傳官自越松歸只以一劍相隨而已未幾有南報朝廷以海南是賊路要衝超授縣監壬辰倭奴犯境縣中亂民乘時剖鎖掠官物公捕斬之懸于街上境內慴伏不敢動已而賊船蔽海而來公欲乘虛直擣對馬島遏據之使賊首尾不相應遂上疏曰直走大梁孫臏勝筭先取范陽李泌奇謀朝廷不能用母夫人在京避亂公作書以寄二弟以訣母夫人辭意悲壯其主辱臣死之意凜然如秋霜白日矣又脫所衣服剪爪髮以送曰我死以是葬焉公鈐束甚嚴而撫士卒常激以義氣士皆樂爲之用無敢有旋踵者遂以孤軍大敗賊船於洋中道臣李

洸馳啓以聞 上陛拜本道水使而公未及見矣公自爲檄書以諭列邑略曰義智秀吉貪兵共擧地利峻嶺天塹長江曾不兩旬皆入賊手億萬生靈盡膏鋒刃 宗社蒙塵山河染穢凡有血氣者莫不飲泣嗟我將士忍戴一天戮力效死正在今日 車駕播越一隅關塞家屬何歸死生難知 君親幷遺忠孝兩乖偷生可羞何顔天地東國無人後世多慚今聞東宮已臨畿甸親撫征軍克復神州指日可期竹帛垂名非所要也職分內事盍亦勉旃蓋公以爲 國家慨復讐倚湖西南而大賊方據錦山其視眈眈必先討滅然後事乃可爲是年八月馳至錦山與金堤

郡守鄭湛結義同盟設柵熊嶺與賊大戰斬獲無算
會日暮賊知矢盡無援並力急攻兵(恐誤)持短兵搏戰
遂死之是二十七日也賊亦義之作大冢立標以識
曰朝鮮國忠肝義膽西厓柳公懲毖錄曰賊之精銳
皆死於是戰全羅一道賴全以基中興之績事又載
三綱錄其後牛溪成文簡公上言以爲　國家褒奬
不可不汲汲舉行如趙憲高敬命劉克良邊某皆忠
義傑然者也誠宜採訪恤其妻孥慰彼忠魂以激士
氣可也　上命贈公兵曹參判旌表門閭崇報之典
無復餘憾矣竊嘗聞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仁莫大
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人有是身孰無是性然而利

害怯之則取舍之間失其本性者多矣我朝　列聖自開國以後仁以育之義以教之使之淪於肌膚浹於骨髓臨亂倉卒之際取義成仁者前後相望何其盛哉然非公之所賦之美所養之厚惡能成就此哉眞可謂實全其天萬世不死者也錦山章甫立祠築壇並與趙重峰高霽峰諸賢俎豆以侑之余嘗記其事以揭於祠壁矣今公之孫某來請余文以表其墓余感公之義久矣遂不敢辭焉公配縣監李軾之女從
贈貞夫人生子忠範武科同知女爲愼汝喆妻同知二子曰翊漢桂漢長監察生子聖擧緯南參奉聖欽聖和五女壻監察南斗懦王之鼎金碩基李萬

培高宇一桂漢子聖遇女壻崔天斗也內外曾玄多
不能盡錄公能文而善爲詩骨格開張如其爲人有
若干篇傳于世云時 崇禎柔兆攝提格大壯之三
日恩津宋時烈述

外祖考奉事郭公墓表

外家善山郭氏或云本出玄風高麗大將軍佑賢始
著籍於善公曾祖垠嘗爲執義卒官潭陽府事在國
乘及南秋江集中祖之楨生員考諺通政妣羅州朴
氏公妙年登武科入仕壬辰倭變適歸覲沃川時重
峰趙先生起義兵討賊公往從之先生喜握手曰吾
事濟矣巡察使恚媢先生其幕下有聲稱者徵所在

因其父兄通政公自獄中勉以忠義曰毋吾以也公
遂復從先生旣破賊淸州八月十八日轉討錦山賊
遂與先生殉義尹月汀鏡其事錦山碑　宣廟命復
家役令　上初追表門閭配鄭氏高麗平章均之之
後生員元老女賢有士行旣寡養舅不衰能自持門
戶教養三女一男長女歸我先君次金愼孝季監察
李德濂男鍵早亡孫男文耉曾孫男檢橧杉餘幼女
二人皆爲士人妻余自幼聞先妣言公早失恃孝奉
通政公雖被讒間怨恨不作於意及起兵每祝天曰
願使老父全安忠者孝之推豈不信哉先妣孝義克
類每恨公墓無表不肖孤今以小石略書梗槩竊不

勝孤露之感爲之血泣云　崇禎甲辰秋外孫宋時烈謹書

節士李君墓表

吾叔父習靜公於人無不容而亦甚有涇渭每曰李得之李得之得之故名相鐸孫水使准壽之子名勵者也爲人卓犖魁梧孝友有氣節每論古今人物慷慨激揚有感動人者嘗誤罣鄭汝立逆獄被逮關三木星火趲程然道遇忠孝棹楔則必下馬致敬焉壬辰倭變　大駕西行趙重峰文烈公起義旅討賊君將投袂從之家屬止之曰非有職事上有老親且於十口何君笑曰忠節固吾家事重峰見至大喜常致

幕下月日戰于清州殲其據城賊遂移討錦山賊八月十八日以衆寡不敵遂與重峰殉節事在尹月汀銘述君全義人高麗太師棹之後配宜寧南氏無子一女適主簿宋時榮即習靜公男主簿效節於虜難李氏以毀下從其子基隆實主君祀習靜公嘗錄君事爲一通讀之若有生氣眞韋傳之優孟也余掇其槩書于墓表君死時年　十　云

永同縣監鄭公墓表

崇禎丁丑江都之變永同縣監鄭公洙字聖源遇虜不屈與其妻禹氏受斮并命於摩尼山下其弟掌令瀁晏叔與公相失亦受箭而不死負公屍葬於高陽

先壠無子後五十一年晏叔之孫進士游乞文於德
殷宋時烈曰吾從祖殉義明白眞如日星而終不表
著於世此吾亡祖所嘗痛恨者願先生俯賜之一言
焉余曰乃祖嘗詳言之而吾亦聞之詳矣今若以文
拙辭是負乃祖矣余負乃祖自訟多矣今豈可復負
謹按公迎日人近世松江公諡文淸諱澈相我　宣
廟蔚然爲名臣其子府使宗溟卽公祖與父也妣洪
氏叅議仁傑之女公年二十七捷生員試松江公嘗
被孼臣構誣諸子孫皆坐廢　仁祖癸亥公始蔭補
爲別提丁外艱服闋復舊職陞直長由主簿而爲永
同約己恤民方伯以淸白傳家書其考瓜遞與晏叔

旅食鄉里虜至舉家入江都既迫於賊公手馬箠亂撲之賊不敢嚮邇退而亂射之禹氏以身翼蔽而仆賊遂并斮焉公年四十九禹氏四十四同櫬而葬焉禹氏高麗名臣玄實之後其父祗先也晏叔擇於諸從孫中以泌奉公祀雖非禮律所有公則不餒矣亦可見晏叔之至情也噫公不忍以仁義之身甘投醜虜之羣與其所刑節義雙成一抔黃土蔓草皆香斯其爲松江公之孫歟 崇禎彊圉單閼剝之下澣述

生員 贈持平金公墓表

崇禎皇帝九年丙子建虜僭號我行人李廓等惻傺失措遽入其庭與諸種人同賀虜又以蒙古人至絕

無遜辭朝廷駭遽莫知所以應者時汝南年二十二
前一年以藝業慰司馬科游國庠奔走來余盡然以
歎曰吾其左衽矣夫吾其左衽矣夫遂與同輩上疏
曰醜虜僭逆此天地之大變廓等越使亭擅賀其偽
以誣辱 君命請誅其不道以徇國中虜使辭極悖
慢至使我背父母之邦而以面凶渠此言奚宜至哉
請並斬蒙古使函其首以奏 天朝仍以大義獎勵
三軍則喑聾跛躄者亦且增百倍之氣矣何憂力之
不敵哉是日虜使方詣闕吊我 國母喪自闕下懼
而逃去朝廷甚憂之議遣舌人以謝之汝南皇考叅
判公時長諫院疏言其不可是冬虜果舉國來寇汝

南父兄　扈駕南漢獨與諸弟奉母徐夫人入江都翌年丁丑正月虜將渡江汝南約同志士權順長孝元等協官軍爲死守計汝南操弓揹矢兀然臨城曰尚不爲一人敵乎其二十二日知事急汝南從仙源金相公尚容自焚于南城之譙樓翌日徐夫人亦引决于寓舍虜去參判公與子弟往尋徐夫人及汝南尸寓殯于交河之江上後四年庚辰參判公捐館汝南二子尚幼其兄弟始啓徐夫人及汝南瘞溯流至漢江與參判公柩同載而南葬之于懷德縣貞民里汝南在其後其世德族出淸陰文正公具著于叅判公碑版其所謂益兼汝南名也汝南才高氣淸志潔

行峻仍且擩染家庭日以開益祖考文元公甚愛重之期以遠到不幸止此儕流莫不悲傷之　朝廷爲贈司憲府持平又　命綴食于金相公祠廟同享者李公尚吉沈公誢李公時稷宋公時榮權公順長具公元一也丙子虜使之䟦汝南又從容語余曰大禍迫矣　朝廷不以國斃則屈而已矣我則將去朝市與好我浮游湖海之上不獲世之滋垢也今其所就不但如其所言而已陳少陽曾連子義兼之矣然曾連史遷猶議其指意不合大義今汝南雖謂之日月爭光可也又何悲焉世或以汝南非官人謂無從頌而死者非也孔聖尚勿殤童汪踦何以哉汝南娶海

平尹氏其考叅判墀其祖新之尚主爲海嵩尉男萬
基及第已顯於世萬重進士爲士友所推又不患其
美之不世也汝南之墳于江上也余千里徃哭之後
每過貞民未嘗不登其壠瞻拜涕泗久然後去此豈
但游好之舊而已余又悲世人不知則爲一身故悉
明其平日之志以表其墓嗚呼是惟吾汝南之墓也
其高四尺而百世不可隳矣嗚呼誰肇此里名以待
吾汝南也哉亦非偶然也歟時　崇禎壬寅正月日
友人恩津宋時烈述

弼善　贈叅判鄭公墓表

崇禎己卯四月十八日鄭弼善震伯死於瀋陽之質

館朝廷返其櫬以葬嗚呼此震伯之墓也嗚呼天乎
當其時天地飜覆矣强者忍懦者恬莫敢怒於心惟
震伯痛憤俘奴命壽反喙以噬臣主不忍其侵暴欲
以計除之時命奴專管我國事震伯欲令其相惡者
發其姦僞而自我證成則虜得以自誅之而我見陵
之恥可少雪也有以洩命壽者命壽突來咆哮事將
不測震伯對焚其可迹文書於宰臣座以安其心矣
其相惡者不知而竟發告事及質館質館諸人皆爲
媕婀震伯獨如初計曰信虜索可迹文書震伯答以
誠有而已火之此事宰臣實知之虜以問宰臣事成
敗决於其口宰臣自前時往來虜中與命壽爲之盡

遂答曰不知震伯遂以誣見報 上聞使問宰臣對
以營救則反益其怒不如因請其罪 上信之如其
言震伯遂死震伯溫陽人諱雷卿高麗銀青光祿大
夫戶部尚書普天其上祖也曾祖都事礑祖之謙隱
居自守考生員晥妣徐氏其考澍 贈叅判妻尹氏
經歷商衡女震伯廿三庭對復讐策壯元及第例爲
典籍在郎署大爲清陰諸公所重選爲正言持平司
書將入玉堂有以其先世爲言者張谿谷諸公謂終
不可捨遂入玉堂爲修撰校理丙子春劄論和議非
義冬扈 駕入南漢城自南漢從 世子自請北行
時 孝宗大王以大君亦就質矣由文學陞弼善掌

質舘收支 世子或私有須索必執不可責諸僚不
謹者尤甚見宰臣黷貨不已且與虜爲心腹則唾且
嘖不正視其見嫉非一日矣朝廷前遣洪翼漢吳達
濟尹集詣虜庭死震伯嘗歎曰生而敢言死而成仁
安知後死者不爲先死者所悶哉又曰旣不能蹈海
而樓蘭之刺又益難寧不慨然將死索筆書扇以見
志東向拜以辭君親從容若平日矣 孝宗大王初
亦知其事極致哀傷襃爵備焉指一公主示婚姻意
後竟夭震伯一子曰維岳 孝宗大王壬辰賜進士
試 召見便殿使擧顏曰爾頗似爾父爾已長成如
是哉仍潸泣謂侍臣曰鄭某憤不顧身爲國受禍矣

請維岳曰勉旃毋止於此又謂侍臣無絕其廩給又
命別致銀布而 親賜維岳虎皮等物且饋酒食而
退聞者感泣已復特除官噫庸君之褒不直聖君之
嚬 聖君之褒則已榮矣震伯可以無憾矣嗚呼使
震伯喫羞耐辱隱忍拱手則可保無恙無疑而富與
貴誰能禦之顧乃不忍忠憤之激嘗試虎口而身餧
焉可悲也已然只可以成敗論則千載無忠義矣且
震伯死而已矣而人有遺臭無窮者其得失何如也
時侍講院書吏姜孝元與震伯同死事有子曰維岳
令 上丙午闈大科有二男一女皆幼銘曰
何必震伯奇乎哉孝元皦彼心金者狗不食其餘

姜孝元墓表

丁丑 昭顯世子質虜中講院陪從而孝元以院吏隨行弼善鄭公雷卿震伯憤俘虜命壽爲倀鬼行胸臆無不至欲以計除之察孝元忠信可仗往復謀議之際孝元必與焉及其洩敗知其事者無不媕婀懼及而獨孝元挺然不懾不諱其初 崇禎己卯四月十八日遂與震伯同死死時大罵宰臣之反復覆右命壽者曰爾何忍爲此也朝家返其尸葬之國東門外海東里其妻婢也年時廿餘歲守節不嫁至誠事姑戊申 上聞孝元事爲之惻然命有司出官隷二人脫其子厚精及孫次碩賤籍俾奉孝元祀孝元次

子曰二精女一人　孝宗大王嘗召見震伯之子維岳撫恤甚至今　殿下復如此　二聖之德可謂無能名焉賤臣宋時烈懼此事爲時諱而或泯焉敢私識于震伯及孝元之墓石孝元晉州人其父兼司僕希龍云時　崇禎庚戌五月日

九花先生文集卷一百三十五

墓表

吏曹叅判朴公墓表

報恩治南五里許有隱士坪故叅判朴公居之公異常人也其名三吉字東利神人夢其母而告之者也公秀骨偉軀神爽𤏡然少時勇力絶倫挾小牛超越數仞墻高懸絙索而步走其上追逐奔馬疾如横鶻射終日矢不落地其父曰汝將種也當爲將以禦亂然不學書則無以爲將且旣爲人實行不可不修也公憮然服其教晝則擁犬上山獲禽獸以爲養夜則斫松照書坐讀徹曉有牛盜來伺於外待公就寢而

終不可得退謂其徒曰此必及第人也儕輩欲試之從後急呼而亦不顧讀必以千遍爲限未幾文理大進經傳子史無不通貫嘗曰聖賢千言萬語與吾心沕合三昧也又出之以爲文辭湧發馳騁無所碍滯乃曰吾文才與古作者可以上下矣其父曰汝文才如此可謝弓馬就文場戰藝公一舉而中進士 世祖甲申闈大科累遷至禮曹佐郎丁內憂居廬墓側一不到家啜粥三年以至柴毁 成廟即位特除正言 上廢尹妃爲庶人將賜死公呈告不出獨坐歎息其夫人問其故公曰吾輩臣事 母后久矣燕山即位以 母后故追罪廷臣至於碎骨飄風公以當

時不與朝請故獲免焉燕山定制短喪時公知淮陽府其考喪期未盡而畏法不敢不赴雖坐衙視事而不用捶撻以示變常之意入則別處一室夫人瞷其梳邊有涕泣處亦感而心喪之以終月數而止瓜遞吏民男女遮道號泣立祠以祀之燕山聞公遞歸密遣內官搜覔行李則惟斗米醬瓶及朝服一襲而已燕山聞而笑曰何以爲生乎卽陞通政拜司諫院大司諫俄遷吏曹叅判時燕山荒淫政亂公稱疾不仕朴元宗等有伊霍議公曰君雖不仁大義難犯是日託言墮馬而不出遂匹馬還鄉手理園圃飯蔬茹菜而已訓子弟以通經學古不徇時俗終日所言無非

孔孟程朱之訓鄉人耆老皆以先生稱之 正德四
年己巳十一月九日卒享年六十八公沔川人始祖
述卿三韓壁上功臣沔川府院君本朝 太祖時爲
領議政謚嚴毅公自嚴毅至承僉其間譜失其名承
僉生攸攸生孝順是爲公之考而妣鄭氏也翌年庚
午葬于縣南水晶洞庚坐之原夫人洪氏南陽君彦
修之孫女三男仁郁義郁武郁武郁生員仁郁二子
乾坤坤五代孫斗降義郁二子雲雨雲五代孫廷哲
雨四代孫以廉武郁子瑞胤瑞胤子鮐壽鮐壽子榮
立榮立三子挺徽挺衍挺相今來請銘者挺徽也有
子元述公年廿三成進士三十三闡大科四十三陞

通政拜大諫叅判神人之夢告者驗矣惟其字東利者難曉豈公不與於朴平城之謀而飄然東去其所謂利者豈易所謂利貞之義耶是未可知也余惟公力牛虎射命中則勇健櫜鞬之武夫也肕書探理不言俗利則雍容禮法之儒士也然由前則聖賢不言而毋恃者此不足多也由後則其造詣淺深有不能知也昔晦翁常稱邵東陵爲最高此則頻嬬之所共稱道者宜其尊尚欽仰久而不衰而纔踰百歲而埋沒寂寥豈世衰道微習俗蒙貿而然耶余懼其高風奇節終於泯滅略記其顛末使表于墓前云

副提學 贈領議政洪公墓表後記

趙先生既述此文旋遭虫篆之禍並其述作爲世所
諱而又公之神道已有申文景銘叙故此文因循襲
藏百五十餘年矣今公五世孫縣令錫别洽一石追
刻以立焉此文之顯晦而世道之汙隆可徵然微縣
令之賢亦安能及此眞所謂其實有待者歟時烈以
縣令之請旣盥手敬書而又寫一通以遺先生之後
孫使附於遺編之末云時　崇禎紀元之上章閹茂
三月日記

右叅賛李公墓表

我　宣廟朝有臣曰右叅賛李公諱友直字仲益其
考佐郎士彦娶副正金承慶女生公於　嘉靖己丑

乙卯中生員戊午捷文科由槐院歷二十六官其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掌令弘文館修撰校理皆選也陞通政爲穩城府使又歷十一官陞嘉善爲大司憲大司諫戸禮曹叅判都承旨又陞資憲爲禮刑曹判書漢城府判尹議政府右叅贊開城府留守而卒實 萬曆庚寅二月十四日也弔祭賻如例録其淸白 贈正憲左叅贊仍爲㨗令又以從勳加 贈左贊成其後復追𦕅子恩 贈領議政公喜讀近思録杜詩及陸宣公奏議常業酒窮達悲歡必於此遣之有問時事者輒笑答曰此何關此何關故人號公爲何關先生然甚懷剛腸正直不撓初爲憲長栗谷先

生喜曰此允合此職栗谷遺跋韙去國公顯示抑陰
之義故進塗少枳其莅邊陲藩胡服讋恩威久不忍
忘故旣去而後人猶得其力　仁祖朝北邊多不得
人　上嘗臨筵歎曰安得如李某者乎公多揭先哲
所戒於壁上嘗揹范益謙語曰此於存心修己甚有
害也盖公於物淡然無所營爲而及其正倫篤恩以
力於己分之所宜者則人皆以爲不可及也公驪興
人校尉仁德始顯於麗氏　本朝判書繼孫有名
成宗世生子之時縣監是生啓功郎公礪是爲佐郎
公之考公少時已有公輔望出入內外三十餘年盡
職不懈如一日又其內行淳篤故致位非不崇而上

自 聖主賢臣以至儒生廝隸皆惜其亡考其實則其如是也宜哉夫人咸安尹氏司勇湯仁女有婦德常曰人當爲職分之所當爲者祔葬于安山郡瞻星里先兆傍直長尚絅男也士人崔瑺掌令李洽主簿朴瑄進士李復元婿也男戊生側出也曰志遠志遂直長出而庶也曰崔命稷長胥出也曰敬培忠培義培信培李掌令出也曰桓楷椽朴主簿出也曰漸淹潛湌涵李進士出而謂余乞文者涵之子參奉相吉也將立石以刻者尚絅之子志遠也余曰公以厚德懋績嗣承衰替此可悲也然 聖主褒嘉至於 神孫德音愈隆而又有大賢之知己皆足以不朽矣何

必吾銘相吉曰否則百世之下將有傷其墳穴而剪其松檟者矣遂書此以貽之

全州府尹　贈吏曹判書李公墓表

重峰趙先生守道循理獨立無儔于其時以臭味之同有所契許者曰李公諱廷鸞字文父其人也當鄭汝立誑嚇一世搢紳布素無不奔波至有以爲通儒全才者惟趙先生指以爲羿浞而公則先以莽操比之雖同在一城而常避若讐敵其爲汝立人者皆爲公頪齘故公雖以名家子有至行闡太科常低徊冗散困躓百端而終不悔及汝立謀逆族夷然後舉世皆服趙先生而先生猶以早辨之明不及於公服公

愈深焉及倭虜擧兵入寇踰嶺阨以窺全湖時 大駕西幸國命綴旒雖平時素以士大夫爲名者無有以背國偷生爲非者惟趙先生以寬謫之餘奮義討賊雖被巡察恚撓不挫彌堅終以殺身而公亦以罷官家食之人攝守全州徒以忠義激勵士民卒以烏合之衆爲 朝廷保孤城以資恢復之績始 朝廷聞趙先生與公皆擧義旅俱授奉常僉正時所謂易一辭者然亦非公初心所存也其後兇鋒再逞公方攝全州收其餘燼盡力防遏而亦遭上官動勤忌媢多方沮敗卒使兵卒鳥驚魚散公遂單騎赴 闕具陳其狀忼慨憤痛聲淚俱發當路亦爲之感歎遂使

即眞于全且兼三南召募之任則公已病矣自兵起以來忘身殉國之志未嘗不同於趙先生而獨其死有異爾然觀其忘衆寡勇怯之懸而感歘直前奸人雖誤事機亦無挫抑衰怠之氣而成敗利鈍之慮終不入於其心則其終於不死者特偶然而非公之所幸也蓋嘗論之趙先生早辨之晳稍後於公而無傷乎明智之極則公之致身之勇少異於先生者亦何歉於忠貞之致哉故公之生也先生服其明先生之没也公又慕其義後之論者雖則未知其班乎與否而其有同之實則亦不可誣也宜乎趙先生守道循理獨立無儔而其契許之心最於公惟獨也公之世

德事實月沙李相公旣篆於神道之石矣余故只取其一二以著于表陰以爲以此數者而餘可知也公之後承至今百餘人而其顯者大司憲尙眞自 寧考朝蒙被 知奬褒然忠藎克世先行公雖抱才不試而天之報施則有在矣嗚呼 本朝專尙文治敎養數百年至于 明宣之際人才輩出平居則義形於色而周鼎不移板蕩之時又得報禮之重而濮宗終安爲國者宜審其所尙哉獨惟公全州之事絶類於滕直閣滕直閣死守之日守丞之遁去者寔惟凞豐故家而又方貴仕故記事者不能直書此朱夫子所嘗歎息者也信史之難自古而然矣獨今日哉故

余於此特表而出之以諗于秉筆之士云

都元帥權公墓表

壬辰倭亂公累立奇功　皇帝詔曰令觀全羅道斬獲甚多該國人民尚可振作因差鴻臚寺官宣諭天朝東征將士相謂曰權家軍與他鎭自別總督軍門經略宋應昌移咨本國另行奬賞略曰王國三都諸郡悉皆望風奔潰曾無一英雄傑士倡義師排大亂守封疆以圖恢復者王國可謂無人獨權某扼守孤縣招集衆庶屢出奇謀時抗大敵近復囊沙爲粮誘倭來搶而抅殺此正王國板蕩忠臣中興名將兵部尚書石星奏本以爲陪臣權某獨守孤危以抗强

勁　宣祖大王前後獎諭備至至曰忠勞茂著勇略超世名聞天下威慴敵國又曰非卿國家何以得至今日此數者具載於白沙所撰行狀及墓誌及戰捷碑陰記最後象村申公又表章于此碑之面後幾年余又特揭于其陰曰此數者宜累書而不一書也夫誰曰疊床而架屋也其子孫之不載於原碑者平市令第二第三女壻叅判趙壽益姜元祉也縣監一男倏判官嶫二男儆休巘二男任仁也判官二男尚珩尚珪長齋郎儆四男尚中尚正尚經尚稱任三男尚忠尚文尚質也曰聖元聖輔尚珩尚珪出也外裔多不能盡録嗚呼自古中興之君無不得人而任之周

之方召二甫尚矣漢之雲臺諸將唐之郭李諸人皆以忠義誠慤蒙被委任成功如建瓴然宋之李張讒間搖惑卒以無成然則公雖智勇邁古而微我 宣廟知人之哲而委任之專則焉而有濟哉然當時如忠武舜臣猶不免於對吏幾死則公之以忠信善道自結於 君上者可知也 主聖臣良可謂千載一時也碑序云公取某爲後云云而白沙所撰行狀諸文皆沒而不書此不可曉姑著於此以附傳疑之義云

司諫朴公墓表

朴公諱東賢墓久無表其孫世基將記事以揭焉其

狀即公從孫世采述也謹按朴氏自潘南先生始顯
其昴世有名賢曾祖正郎兆年祖司諫紹考監正應
川妣金氏公字學起天資絶異趣尚甚正朝廷選學
行初授九品職不就後爲金吾郎遷宗簿直長管攝
諸公族公族甚由繩度監石城縣衙罷必閉戶看書
年四十五登 萬曆戊子科拜司諫院正言知製教
轉弘文館修撰移吏曹佐郎屬信使自倭奴持國書
回有同犯上國語議者亟欲馳奏 天朝相臣持不
可時公以玉堂入對曰安有人臣聞犯上語不急奏
聞者 上從之議遂决又嘗 賜對極言頻御經筵
開廣言路且復常朝兩叅及輪對召對之制以盡明

目達聰之意又言凡事必當以至誠行之大要以援
賢士大夫與親宦官宮妾爲治亂安危之機焉辛卯
復爲吏曹正郞朝紳自己丑以後益復携貳公力持
風裁無所骩骳遂爲羣憾所挫壬辰倭寇至 上議
西幸公力陳效死之義言淚俱下見者感動 扈駕西
行時大夫人避兵圻邑賊鋒遽及公聞卽上疏乞赴
急癸巳拜校理獻納持平上疏陳論相之道以爲非
學問精深士林宗仰者不可盖指牛溪先生也陞掌
令司諫應教輔德先是 上駐博川以書授宮僚趙
挺與世子永訣挺私歸久後只使人遞達公追論其
罪請重置自是 行朝始有紀律清議倚以爲重然

喪亂未定而公已病矣公居家孝友純篤喪禮悉遵
文公儀範且用寒泉例朔望歸奠几筵喪畢日拜家
廟出入必告事大夫人誠敬尤盡鴒原之戚里巷爲
之感泣臺省五年上論君德下糾官邪義理明白論
議正直其所致謹尤在於賢邪消長之際其不悅者
聞公沒往往相與報賀焉公自少師法栗谷牛溪二
先生往來反復多所薰炙最與沙溪先生友善然公
深以近名爲耻故世徒以見諸行事者目之以淸介
自守而其所造淺深則未之或知也公以　萬曆甲
午四月十七日卒墓在楊州金谷里先兆配韓氏僉
正昌緒女男火旁享字早沒以弟東民子炳爲後官至牧

使女適生員閔大脩牧使男世基今郡守世址奉事
世周早夭世封監察女壻宣傳官韓智遠也以牧使
從勳貤公副提學當　宣廟朝栗谷牛溪倡明道學
一時學士大夫盖彬彬也觀公自號活塘則亦可以
知公之槩也銘曰
活水方塘晦翁之詩與亟稱指微矣誰知公味于斯
學則是己本既有矣沛然行事無復凝滯不習而利
會有君子斯以取斯有欲知公視此銘辭

工曹叅判　贈左贊成閔公墓表

羅州南方一大都會也光海時創殘弊壞視諸邑爲
甚　仁祖初政　上曰以兵曹叅議閔汝任爲羅州

牧使衆咸曰然無出其右矣 上又曰閔汝任清白
著稱其增嘉善秩時公弟汝儉守郭山從子機爲濟
州公陛辭曰 上引見宣醞官郭濟而不名曰人皆
盡職如卿一家則予復何憂先是光海末公斥爲分
承旨直守 聖母幽閉之所 反正初卽卽眞 上
見公靴弊甚特內賜之自是 睿眷甚隆云公驪興
人自始祖稱道世有聞人至 本朝尤盛曾祖典籍
龜孫見南秋江師友錄祖齊仁 明廟朝爲贊成後
以伸救乙巳恐脫擯斥而終考思容郡守 贈參贊娶
光州大姓直長金昇女 嘉靖己未生公氣宇瓌偉
精彩射人文章富麗魁辛卯司馬登甲午文科由槐

院將入翰苑有憸人沮之例陞典籍歷戶兵刑郞官出宰咸從縣淸嚴表著　宣廟特下褒賜復爲蔚山判官以佐兵使律己尤甚兵使不敢爲非有監司褊稗到府恃傲公曳出之卽棄歸復爲禮兵郞選知製教遂拜司憲府持平自是爲本府掌令議政府舍人弘文館修撰司諫院司諫間爲通禮院相禮宗簿寺正其在臺盡言極諫論議平直而必以正君爲先光海卽位卽除爲江界府使貧雖陞而實出之也邊氓不沾王化公盡心撫摩其後與海德源南原皆其所歷而隨有頌淸之碑至有形於歌詠者南原時公夫人兄崔公沂被奸黨誣殺復加逆律體解徇示公聞

將到本府曰何忍坐視遂自罷去自是無所除拜只
守分司而已既歸自羅州 仁祖卽除爲同知中樞
府事俄拜工曹叅判丁卯虜亂公疾甚不得扈從其
八月廿九日終焉訃聞 賜祭褒其廉潔以從勳
贈議政府左贊成已而又 命以淸白錄用子孫公
內盡孝友推以及於睦婣家法嚴整子弟侍側不敢
闖語戲色嘗赴京還行廚器用盡留灣上每自郡邑
歸囊匧如洗臨沒遺書子孫勉以忠孝且言宗法之
不可紊嗚呼公可謂賢矣其子弟之并受 恩奬有
以也哉惟壯歲不耦老際昌辰卒無所施惜矣惜矣
公嘗飮人杯酒俄而心有所不慊卽噀出之其性氣

如此屢遭鬼魅侵逼了無怖心以待自滅亦可見正
氣之一端也公字聖之常嗜酒自號醉翁晚又以廣
胖名其室豈自惟平生行己無所愧怍也耶常振拂
其衣不使有一塵而又號以振衣豈亦干何關氣象
耶抑郭有道一宿後人必知之意耶人有所不能知
者矣崔夫人考宣傳官贈叅判汝漑甚有婦德生
二男二女後夫人李氏生輒夭皆與公同葬于水原
之廣德里男長枡官至今次橝早歿女適叅奉 贈
領議政李㮨先鄭纫淸側室男梡杬令生光爀光烇
光熻光煊一女爲府使宋奎淵妻光爀縣監生致重
就重泰重三女壻金鼎泰察訪宋國憲洪盡光烇後

撢而生自重獻重彥重萬重蓋重三女壻縣監李守
長崔俊昌尹寀光熻生來重二女壻兵使崔𢷎柳必
勳光煊生寅重宏重女壻朴元慶內外曾玄甚蕃李
叅奉之子尚眞最顯銘曰
衣必振不獲滋垢耶飮必醉無事之酒耶名室以廣
胖有志乎誠意之學耶使公而不朽者斯其猶足耶

玉城府院君張公墓表

國朝兵戎之禍未有如甲子之變者也公奬率三十
餘諸將誅諸凶逆渡江迎 駕宮廟肅清民人奠安
擬唐之李晟未能有優劣者矣然則人所以稱公之
大者其止於斯歟曰非也昔唐史氏稱郭汾陽之賢

曰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侈窮人
欲而議者不之貶先儒論之曰此仗忠信安義命之
所致自唐至今千有餘年而惟公庶幾焉此公之所
以爲大也自甲子以後輿望日隆將朝夕登庸則公
故逡巡退步終以自免此則古人之所不易而公優
爲之又何其難也公没後張文忠公維撰神道碑李
大提學植述誌文其事行則完城崔公鳴吉之所状
也今其外孫柳憲等復求余文將以刻於表陰夫數
公之稱美引重無復餘憾則今何敢贅焉故只舉汾
陽之事以爲發數公之所未發也夫人貴耳而賤目
以爲今人皆不及古人者淺之爲知公也碑所謂李

未行者後適鄭有人崔叅贊有子後亮爲僉正孫相
周瑞周錫周見周女爲李相奭金壽徵邊聖期妻者
歸漢出歸漢後官至縣監相周生員瑞周出爲鳴漢
後師漢武科僉知其子近周而女適尹堰成漢一女
適朴徵開昌漢生弼周三女適李世長李泰彬李明
翊柳時蕃生子宰實皆進士憲有文行季曰謇女適
金萬坊余於公年輩後未能一掃其門而其得於人
則熟矣市南俞公棨嘗曰少時見公居家左右婢妾
闒語狎進公一皆嬉怡及見管下諸將腰金頂玉趨
走服役皆勳戚名卿落號稱君之人也公隱几頤指
有同僕隷然後知其尊貴古今罕有也唐之史氏又

稱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奴事郭汾陽以爲汾陽之盛然公之管下皆渾公之忠勇而無二懷之悖逆嗚呼又何其奇也公少時隨玉川公在沃川郡與邑子遊絕無所挾一與之借而無失焉一日自記其夢曰優游乎翰墨之場馳騁乎干戈之際沃川人至今能言之

監司呂公墓表

公諱祐吉字尚夫咸陽之呂始自高麗大將軍林淸九世孫稱事我　太祖家有名歷四世至諱世琛官僉正是生　贈承旨諱淑承旨生僉樞諱順元用諸子恩　贈領議政公其第三子也妣李氏舍人瑛之

女公受書李夫人塲屋每居上游以進士年二十五
登第歷官六十餘其選者侍講院弼善輔德司諫院
正言獻納司諫司憲府持平掌令執義其陞者府尹
觀察使也年六十六壬申四月二十七日卒于官則
清州牧也公在庭其色怡愉父母昆弟甚安之立朝
居言責則謇然有風采少涉兵家嘗從天將與倭戰
不避矢石冒危如夷天將曹希彬甚偉之嘗爲大小
行人再朝　帝京受　命廉問於八路無不遍其奉
使于倭則尋關白所在穿過其都罙入二千餘里古
未有也其所餽遺不入私槖悉以贖還俘口在可無
間者一無取故畢使歸囊篋如洗光海時建虜逼書

辭極悖慢公力陳大義亟請斥絶屢涖藩府皆有去
後思慶州人至以白玉其輝勒頌焉延安時哀愍死
囚脫其械縲曰至期歸死其人感泣卒如公命其事
非季世所有也嘗上萬言疏深陳時務 仁祖大王
慰寵奬諭廟堂亦以爲至計然亦齟齬於世其官秩
屢升旋削仍望文同至遭廷尉問其以司諫因循挫
揠則牛溪成先生愠于羣小時也夫人泗川睦氏聰
明强記略通今古其考別坐從賢長女適郡守宋煕
業生二女王子仁興君瑛縣監李震馝其壻也次女
適都事李裕基儒學行殿其所後子也公無子公弟
判書公絪吉有子曰爾亮公取而子之今與其長男

台齊皆典州府次男聖齊出後公從子叅判爾徵今
爲承旨奎齊縣監翼齊生員五女壻洪瑄李廸吉李
碩昌金夏成李萬元側出三男賢齊濮齊思齊二女
金硋朴顯仁內外曾玄甚蕃竊惟 本朝治教隆洽
故士大夫皆知尚廉耻明禮義若公論議行事皆書
在史官非誣也可尚也已墓在廣州退村之先兆叅
判公既爲埋銘以詳其始終故略叙其槩于表陰云

錦溪君朴公墓表

公没後清陰谿谷撰其碑誌矣噫二老銘述可以徵
信於今與後無疑也然其癸亥被罪事當時涉於忌
諱有不能盡究者故今特論其顛末如左始公甞英

煥猷濟屯策勳是際　宣廟之聖則無惟也旣而遭
迍虎窮幾及幸免是遭光海之昏則亦其宜然而逮
及　仁祖闡幽振滯羣賢滿朝而公獨榛棘瘴海僅
得任便而歾此則論者不能無憾而子孫之所究痛
於心者也蓋　裕陵禳災之變雖原於　國母迫切
之情而其左道妖人惑上行兇者實臣子之至痛而
人人所必誅者則何況於公乎而國舅不樂也日後
國舅之獄延及諸公至指公爲心腹而將加以亂逆
之罪則公之以前日不樂之端入於爰辭以明其不
然者非但事勢之所不免而亦謂其事已洩於無徵
則可保無傷於國舅也適其未幾宮中巫蠱事發持

國母甚急而兇徒謂公前爰亦可藉以爲證捃摭成
案而又仇公者必欲因此繫公慫慂兇徒貌公於讐
母播告之文眞所謂如東濕薪者而公無以自解矣
其後　母后之禍因至不可言則衆人之訾公者亦
其勢然也公胤都尉公當　反正之日因人詿誤禍
且不測則深於討者以爲若於公旣重究則庶可見
哀而少紓故公得罪尤重不有數三名公知公無他
則亦終於晻昧而已蓋　母后之禍醞釀已久假饒
無公豈能終保無恙而況　陵變端緒發出於臺臣
欲治妖人之際而至其兇徒追引爰辭上累　國母
則尤非始料所到故沙溪老先生嘗曰錦溪伊時雖

亦有未盡者然　裕陵之變在人耳目的然無疑而今之議者並以此爲無是則其誣甚矣又曰錦溪斷無他腸而不幸巫蠱之獄繼起遂爲今日罪案實有可恕之道至如李白沙恒福金淸風權金大諫德誠皆爲　國母舍生左袒者苟以公爲無禮於　國母則不翅如鷹鸇之鳥雀而其爲公辨訟甚至則公之心可以少白矣大抵當初陵變有不忍言者一國臣民所當沐浴請討者也公不以聞於朝而私欲治之則似有歉於正義之道矣至其獄起之後乃擧其事以爲自明之端而遣辭之際偶以禳災爲巫蠱論者謂公不審於戎好之樞則公亦厭於心否乎老先生

所謂有所未盡者亦必有指而非如衆人賺連株累之論也且當時討賊之義公獨不昧而適其爰辭不幸爲眚則至今論者不稱其義於始而獨治其眚於終是未得其平而亦似於 國毋前後有所殊觀也此不能無憾也或謂其時禍機甚棘雖名人正士舉不敢爲國舅地而後日受誣公獨甚焉者殆所謂以成敗爲是非云斯豈非其實也噫以公人地勳猷早伏一世至當光海朝凜凜守正以斥淫邪以洎都尉公亦能自樹於横流而乃以一爰之故旣困於昏朝而尤徙於明時豈非命也耶然 聖主仁明始疑而終信卒有復官之 命而中間肆赦之 教又出於

國母則亦可見公之無罪也然則公於 仁廟之世
抑不可謂不遇也公羅州人潘南先生尚衷後也諱
東亮字子龍吏曹正郎諱兆年司諫諱紹大司憲諱
應福即公曾祖祖考也妣林氏 贈承旨九齡女也
公以 隆慶己巳生 萬曆庚寅登第二十五由銓
郎陞承旨後以扈 聖功封錦溪君其階崇祿判義
禁府事則辛亥歲而其卒實 崇禎乙亥二月五日
也夫人閔氏生四子都尉公名瀰次濡校理次濰次
濱三壻判書李明漢最顯校理男世采以文行爲士
林所推今猥託以表陰之文愚何敢贅焉蓋觀清陰
之銘所以白公心事者至矣然必歸重於李梧里諸

公而曰公不自白數公者白之今時烈僭不自揆竊附其義叅以老先生平日之緒論訂正檃括以俟夫百世之公論云

後谷羅公級墓表

後谷羅公旣没胤子叅議萬甲蔓賚乞銘於月沙李文忠公揭諸神道淸陰金文正公爲誌其壙而並序夫人碣又夫人幽誌則桐溪鄭文簡公之所作也盖夫人後没而别葬於瑞山也噫足以不朽矣有是哉叅議君之顯其親也後夫人墓遷祔於廣州則瑞山之誌與碣事實左矣今曾孫良佐又請表石之記於時烈曰瑞山事具載兩先生文稿者已入人之肝脾

而吾生也後不得供灑掃而請改其文盍爲一語以著其所以而仍著其一二事實以飭稚於後世乎余始盖禮辭旣而思之以余庸陋得列於三君子而託名於公墓之石非小幸也遂稽其諸銘誌及家狀則其外內事行皆可書也而撮其大槩則公事親之孝至割指進血以延數日之命伯兄廢疾無人道猶不敢易序先娶其守確不以利害而易其賢邪之辨其識明逆知兇奸於衆好之時旅饉相仍朝家閉糴則違令剖鎻以活萬人事有至難忠信可仗則單騎詣虜以伏其猘然公坦坦油油平居若無能焉者豈外柔內剛裹鐵以綿者耶夫人孝敬之性實配公行七

十喪其母哀至喪明曰命也少也父母偏厚其財藏
至誠懇辭及公官著廉聲囊篋如洗則人皆謂夫人
之助然也噫公與夫人亦自不朽矣夫人墓以丁酉
十二月遷改時叅議君已没其子牧使星斗以瑞邊
海荒僻懼非久計又術人言今茲歲可祔遂用之牧
使 聖考朝以治行自縣監特陞大州猶未大施而
没男明佐夭無嗣次即良佐次碩佐二女適左議政
金壽恒進士李師命星遠男弘佐女適宋炳夏星緯
三女適進士鄭世沃李邦榮羅氏本名門右族而公
能趾美續聞蔚然爲諸賢所推又能垂裕後昆叅議
君以清名直節爲 聖朝名臣諸孫曾亦皆以文行

相尚公雖位不稱德而天之報施不可謂不厚矣世之人欲以一時伸屈之舛怠於爲善果如何也

怡愉堂李公墓表

怡愉公葬在上黨城下噫丘木已拱矣世皆尊耳而卑目以爲今人終不如古人若公者眞非今世之人矣世人喜忮刻以爲能而公仁厚以存心世人尚夸毗以爲名而公本實以敦行世人務便利以爲賢而公醇靜以成德公以此數者有於己行於家信於宗族而重於朝廷故其生也訾詬不及於身其沒也哭者哀而思者久焉嗚呼匪今而古公豈易得哉夫食丈於前而不能無愧於內功盖一世而難得匹婦之

心若公其庶矣乎非有忠信誠慤之實難乎其語此也公視余無似一似李文正之於孫明復故因緣出入不爲不久而未嘗見其忿怒之色褊忍之言余性甚偏駁每承顔覿德則其粗厲辨急之舉不覺其潛融而默消既退則怳然若有所得也自恨不得朝夕望公之盛德容貌師法其萬一不遂爲小人之歸也蓋聞公訓戒後生曰人不忠信則雖有絶人之才無足觀也又曰論人不可太深太深則易失又曰人寧失於厚毋失於薄竊窺公平生則其所受用亦只如此故公循循渾厚圭角不露亦不擇利害以爲之趍捨其爲機變之巧者亦可以自省而頸赤矣故官不

四角巾加以送之余竊歎文敬之於公其相厚也如
此矣旣返葬潛谷金相公爲謚狀白江李相公述神
道顯刻而金相公又載于名臣之錄則其所以揄揚
褒美者靡有遺憾矣後三十三年孫周鏡復樹表于
墓前而曰表之陰面可刻數百字盍以一言重之余
曰韓文公言觀所與茲可以審其德矣公之所可審
者有在矣今何敢贅爲況文元公老先生道德崇深
與人益不苟而於公相與甚深嘗作用拙堂記期許
益重公之所可知尤不待他言也惟以吾所艶服者
則公於官軍鏖盡之日涉成川流血蹀蔽野伏尸體
叱賊將而折其氣塞其口賊舌命壽之來嚇公卿大

夫狼顧脅息有同行尸而公乃杖殺其所私小譯雖逢虓怒而不顧焉豈所謂勇奪三軍而威武不能屈者非耶噫噫今日何處得來使文子觀乎九原則未知將誰與歸也耶碑所稱恩山後官至僉樞吳斗寅今爲叅判李柙大司諫周冕文科府尹嗣其後者公伯兄聖徒之曾孫致雍也周冕亦早死無育而致雍只有藐孤子龍見嗚呼後事何其零替也天將何以勸忠信人也噫周鏡僉樞之側出子也時 崇禎上章涒灘仲秋日恩津宋時烈述

鷗浦羅公墓表

有賢大夫者曰故鷗浦羅公自曾子以託六尺大節

不可奪稱爲君子人歷數千載求此人於彷彿則盖
無幾人矣今以淸陰守夢二先生所稱則鷗浦公盖
其人焉已矣公自少倜儻不羣及親有道屈首受學
旣魁司馬不與凶徒子弟揖退然自守逮逢盛際慨
然以立事厲俗爲志益進規箴言得失人主或不堪
也與諸名流合遏都御史不可於衆者以此謫官爲
縣令南方後復遭讒以爲不悔前事遂再謫付處其
後又言　先陵遇災上下相掩而張樂　太廟亟躋
私親爲不祥疏出擧世震駴讀者竦然汗出或曰其
勇過孟賁矣遂廢處郊園寬樂優游虜至泣別大夫
人自田舍匹馬從難于南城有欲以　儲君應虜求

者公不可曰臣當碎首先死於馬前斥和人鄭桐溪十餘輩皆在執謝中公而責當事者曰諸公獨不畏後世言乎公始入城力陳效死之義及成約既定求對執前言益堅不納則謂諸大臣曰今將惟虜是聽然 皇朝寶章不可與以鎖在島王人不可助以滅主和者啞而曰公可請彼自言公奮曰朝廷不以我爲駑充備行人豈敢辭也 世子北行公執鞚痛哭衣袖盡濕公旣久孤於世末也又以微事竟遭貝錦之傷遂三謫以去遠落南荒而不復反矣嘗聞我師從犯燕徽嘆曰三百年君臣大義從此滅矣前屬纊一日爲諸生作桐溪祭文愁然有相感之意不爽如

治曰嗚呼此非有所養而如是哉盖公平生以名節自礪其始終困躓則宜矣易曰獨立不懼致命遂志自古遂其志者必戾於時獨何公歟清陰先生既以曾子之言表章於墓碑其信於人人而傳於久遠也無疑矣碑又言鄭夫人蚤承家訓事君子無違德稱文少而其事則核亦可見兩美相成之實矣噫天生多少人富貴壽考者何限而皆湮沒於無聞矣今公所立既自不朽而又得大君子襃揚愈覿榮名倘使公畢論儕俗浮沉而取光顯未必如今之赫赫也公之世系履歷行事之小者詳于狀著于碑屢書于太史者可以不刊故皆不述獨述其所關之大者揭于

阡表之後後千百世之人知其爲鷗浦公之墓可也

持平 贈戶曹判書月城君金公墓表

癸亥 反正其義大矣哉始延平李忠定公貴以語其長胤延陽公時白延陽有韶武疑請曰子將問於金明叔明叔卽麋村公元亮也議旣協公亦周旋其間以相可否旣彛倫正 宗社安百姓寧而器遠自點等溺心富貴則公耻與同事或有嗔責語而衆怒叢集又於廉藺寇賈之間初欲兩解而終致兩疑矣甲子逆适見告公從前深信适父子遂以百口保之及适叛書至自點以承旨啓因之公褰衣咋指以血草疏略曰臣無有知識認賊爲忠敢保其無他遂成

誣罔而臣之本心則證在天日矣蓋适即臣異姓近屬也其平日立論處身一如士夫而其子稱自少出入臣家受小學家禮等書又尊事一時先生長者又自以年少未學不願祿仕臣以此許可不料其詐僞欺罔至於此極也當鄭爀之發告也臣以爲爀乃廢朝勳戚之家臣則适乃與之同謀似不近似故終不致疑且念今日 聖明在上彝倫復明孰敢有異心哉每聞勳臣譏察之事輒以爲過慮大憝巨猾出於勳臣之列豈臣心之所料哉臣家有老母饘粥不繼而未嘗爲一毫非義今以逆臣之族以致 聖朝之疑惑臣雖入地亦不瞑目然竟不得上 王師禦賊

次第敗衄　上將南幸問於判義禁金瑬曰見告請
囚將盡誅乎金元亮何以處之瑬未及對自點遽曰
不可留以遺賊以爲其用也遂遣所親斬殺於獄中
甲子二月八日也當其未死也李牧使更生緩頰謂
自點曰金某賢士也人將謂公何自點大言曰殺士
之罪吾自當之金李二元勳亦不能爲公地公慶州
人新羅敬順王後也麗末版圖判書將有退居報恩
縣子孫因家焉　國朝冲庵先生諱淨爲　中廟己
卯名賢其從弟碧不仕是公高祖曾祖天宇弘文館
典翰祖可賔司憲府監察考汴以公　贈月川君有
文行世其家崔簡易岦張谿谷維實銘其墓妣綾城

具氏大司憲壽聃之孫縣監英俊之女以　萬曆己
丑生公幼踔厲不羣才命名而孤問於母氏父安在
母氏泣而告輒釀淚自是聞隣兒呼父不忍聞稍長
棲身蕭寺發憤讀書負笈從沙溪先生先生教以家
禮小學心經近思等書公最好方遜齋書手不釋卷
及廢　母議起公語所親以勉其守正不屈奸黨聞
而惡之公就理以可矣自標其座盖取朝聞夕死之
義既免盡室入安峽友麋村因以自號以為終焉計
既與延陽贊決大義其所運用者頗有為迂齋李相
公厚源曰儒生與知此事於義何如也公曰趙汝愚
以太后命擁立寧宗而朱子與之同事矣迂齋曰載

書横階奉盤飲血古亦有如此儒生乎公曰此則可
免也舉事日公謂崔完城鳴吉曰吾儕於今日只贊
其謨而已至於鷹揚虎鬭非所堪也遂不赴軍前又
不與渭橋之迎至論功行賞公與迂齋請辭甚力
仁廟聞之曰可尚也然　上知眷陵子弟之安實由
於公故公竟不得免而下從三等者由公遜碩也公
猶辭避不已至囑知己之在言路者冀以濫錄削去
而不得又不受錫賚則　教曰禮長者之賜猶不敢
辭況君賜乎由掌隷院司評工戶曹佐郞以學行與
愼獨齋金公集並登薦剡爲司憲府持平出謝旋遞
蓋公初心只欲正義明道而已利功非謀計所及也

公没後三十八年乃 顯宗之二年公夫人李氏上
言訟寃大臣沈公之源議請如章 顯廟命復勳爵
後四年賊臣許積誣引尹仁發事請還丹書之籍盖
仁發嘗夜殺行人于廣州路上皮面抉目而使其家
人指謂仁發遇盜死發喪藁葬之而西走适爲其謀
主及适敗於鞍嶺而獲其囊積白 上以爲此金其
謀也豐陽君張公善瀓誦其考谿谷公語以明其不
然 上命更議則大臣李公景奭洪公命夏皆如沈
公議而終爲積所格焉今 上庚申李叅判選以其
考迂齋遺意上疏伸公 上復命大臣議處遂復勳
籍 贈戸曹判書封月城君公娶庶尹新平李景恒

之女有一子而夭二女適判官李仁實學生李秉公
無近屬朝廷以冲菴五代孫濾爲後嗚呼公以不羣
之資際昏亂之世傷歎於天理人彛之斁滅旣贊謨
决策大勳纔集而身陷大戮豈不悲哉雖然前後持
公者自點與積而皆以兇逆誅死前後伸公者皆名
公賢卿公之賢否不待多言而可知矣文元公金先
生嘗曰金某固有取死之道其心則何疑焉嘗謂自
點曰汝以某嘗求西倅爲第一疑端然某嘗求茂朱
是亦可疑耶盖公見人厭避西任慨然而請爲寧邊
倅也余未及見公矣迂齋相公嘗謂余曰金明叔志
大才疎學未精密自信太過難乎免矣及其時事大

變恨不得埋沒草莽則又歎曰金明叔自誤而誤人公之醇疵此可想見矣年月日恩津宋時烈謹述

滄江趙公墓表

滄江趙公貌甚溫恭而其內甚辨於世間事無一可於意其於人亦然此其知己友迂齋李相公諱厚源語也余由是益敬畏之今猥以筆研銘公言行而如有一毫溢辭則公必瑟縮曰此漢以某有甚勢乃爲此諛墓也以是趦趄久不敢作也雖然從吾所見而以俟士君子之公論斯可矣惟是公無所不知而若一無所知者焉無所不能而若一無所能者焉功在社稷而若竄婢耘兵者位非常調而若山氓野人者

行出古人而倥倥若小夫窶人者身在城市而超然若幽人逸士者余何所捉摸而銘焉耶嗚呼此其所以爲公而銘如是其亦足矣乎公幼學於其考風玉公風玉公廢朝時罹誣獄被淫刑以没公痛憤怨疾如不欲生 天啓癸亥公年二十九與靖 社諸公協贊謀議翊戴 眞主誅鋤兇徒卽日走歸鄉里力辭勳名諸公知其不可强遂已 孝宗朝上奮發英猷收拾賢俊擢公爲侍從亦不就凡歷十五官年七十四以今 上戊申八月初四日卒于京第公資禀甚高行義由性風玉公遭禍覩其身如土木寒不處溫室暑不就淸涼恒如袒括時靖 社日不成則以

得死爲幸旣而靖　社諸公多没於富貴金公元亮鄙夷罵詈不免於及公不激不隨若出若處以浼其迹蓋所謂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者歟每以溫飽爲嫌富貴爲懼至於樵汲常乏庚癸屢絶而其受　賜田民買而不問曰吾於癸亥幸從義旅得一例俸足矣蓋所謂任眞推分安於素履者歟其修己處家不合於古人者鮮矣每以名譽爲耻游心經籍浼然會於其心體於其身者多矣而人不能知公公亦自懼學問之名或及焉其内行淳備自父母瀡滫之間以至六親顧恤之義無不自盡其誠亦恐有孝義之名豈所謂闇然而日章者耶吏事精密嚴恕慈祥簡靜不

動聲色而吏民無不各得其所及其解歸雖書冊筆研不以自隨而公自嫌稱頌之有鬪豈所謂務實而耻名者耶公少時文藝絶人語輒驚人至於書畫之技亦臻其妙而亦以浮華無用不屑爲也斯豈非歛華就實專用心於內者也游心文雅往古賢人隻字片言小善疎節裒集收聚士夫族姓源派無不貫達人有或昧於先行先系者則必提說而開牖焉斯豈非小物不遺細行必矜者也公嘗曰人之最難克者惟忿與慾爲甚其懲窒之功不可不勇且猛焉又曰人於義理大頭腦處覷破則其餘小節目自可領會矣然持守不固則終非吾有矣又曰人須是安分纔

不安分則便失其身又曰聖門教人多在日用應接上如視聽言動出門使民皆是也然苟不戒懼於不覩不聞之地則亦何以存養本源而精察於酬應之際哉甚矣其言之如洛閩也此其學識之超詣者然也飭躬端莊少無懈怠言語溫淳和氣襲人人物進退政令得失寂若不掛於耳邊而其至誠惻怛憂愛感噫之心炳然如丹糲飯菜羹破垣矮屋人不堪其苦而怡然晏然無所動於其心世俗利害得喪富貴隆替一切不以經心此其造詣之精深者然也公豐壤人麗祖畤侍中孟其其上祖也風玉公諱守倫其考舍人廷機舍人公考典翰宗敬俱以淸名直道爲

中明朝清流其家世有如此者風玉公學於牛溪成
先生成先生實靜菴文正公嫡傳其淵源有如此者
公諱涑字希溫風玉公肇錫時實慕司馬公學行其
期望如此故公冀勉而用力者終始不怠所以守節
清苦用心誠篤皆自溫公家法中出來矣公自風玉
公罹禍不欲自比於人至不欲有室被母夫人責勉
始娶淸州李氏主簿孝立女生男之耘五女適正字
金益振申昊縣監李行夏韓如川持平朴泰尚繼娶
全州李氏忠義衛權女一女適李萬根其婚嫁皆避
形勢家盖公衆美具於身而一皆韜晦不欲以自名
世亦無知德者故既没之後只　筵臣以寂寥數語

上徹　睿聽遂有亞卿之　贈至今墓草屢宿而猶
未有闡揚發揮者是雖曰公素志如是矣然任世道
者不得辭其責矣噫公實慕司馬公之爲人矣司馬
公身爲大賢以安宋室而匹馬僮僕不乘肩輿至使
家人呼以司馬秀才倘非邵堯夫戲撥其爲大賢則
終於秀才而止矣今公身有實德戴仁抱義而內含
章美不耀其光雖其子弟亦無得以稱焉是終於隱
晦而已乎孰能爲今日之堯夫而闡發其蘊奧乎記
昔壬寅之秋公嘗畧訪申昜於鎭岑之舟村余再往
省之對話山窓傾倒羅列至夜將半公朗咏六先生
贊聲若金石至溫公篤志力行淸修苦節之句則又

擊節留音尤若有會於心者已又誦金濯纓馹孫送
李仲雍朝天賦仍歷說燕薊山川如眼前事而慨然
歎曰當時士夫游觀上國周旋禮樂與今人不同其
微意可知矣又說壯年汨於仕宦不得看書今有志
焉而目又盲是命也余曰無傷也騎翁自恨盲廢之
不早矣公笑曰騎翁聰明如孔子其未盲時萬理明
盡故云爾余問人謂吾丈託於盲而自廢信乎公復
笑曰吾幸逢　聖世常恐不得卒見太平文物此言
何爲至哉余曰溫公養誠心以不欺爲主故言出而
人信之今吾丈之盲人或不信是吾丈不及溫公處
也因相與大笑矣至今追憶當時之夜山月虛明池

荷选香喧囂四寂意想超然此實公之氣象乎以此銘公則庶免爲司馬之家人而萬一於邵堯夫之撥其爲大賚否乎抑公當時不以余鄙夷歷說其平生甚詳今余執筆以書公之大槩豈公還自爲堯夫而余爲公之叔弼歟其亦異矣噫九原可作則公必爲之莞爾而復發一笑矣噫斯豈易與俗人言也是爲銘

豐安君趙公墓表

盖惟 仁祖朝靖 社諸人竱心 王室不具貝玉者鮮矣其惟豐安趙公乎公以名家子痛念 國家將亡協贊諸公旣正彛倫則乃曰郭有道昨宿人必

知之焉遂淨掃所居堂曰正坐齋曰容膝兀然清坐有客則飲酒而已既又曰陳仲舉不掃一室其趣可想此公之志尚大槩也昔宋祖諭石守信等多積金錢厚自娛樂其意有在也靖　社諸人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則公始低徊而前却矣故既開勳封三入京兆亦何求不成然人視之則依舊眼小趙措大也惜也使諸人秉志之炳皆有如公者世道必有可觀者矣公有醇行伯父風玉公没公痛其非命哀毀踰節以夫人妹嫁無以行也即與以侍婢人以孝義稱公勞心撫字律己廉簡在官民便之去後民思之人以循良稱公靖　社元勳頗有廉簡迹公爾不蔦蘿超

然自守人以善處嫌疑稱公此則易見者也至其功成而不居寵至而無喜自託於沉冥悠悠然以没其世則人或無得而稱焉爾盖公早孤育於風玉公風玉公牛溪先生高弟也教公循蹈規矩公二子都事伯耘縣監仲耘守官勤恪孫聖輔直道正色無所骫骳公之賢盖有所來而又有所往也公墓在楊州廣巖里準格當有螭蟠龜負之碑以載其始卒世系故獨取其平日所仰服者書于表石之陰風玉公守倫其諱也　崇禎紀元四十年四月日恩津宋時烈述

進善鄭公墓表

晏叔没無子其言行之不可不傳者漸就沉没噫是

余之罪也晏叔志潔行篤禮謹意抗舉世人無可於其心者見人不善必大罵然不與輕絶獨以世誼愛余甚深而有過失則亦不少饒也晏叔文才簡古年十九成進士自語曰舉子俯首作文以苟悅有司之目而求一得是乞兒態也吾竊耻之吾寧熟讀經書升席抉誦則有司何能操縱遂閉其門晨夕着功已而自覺病發遂去之曰亦命也盖公生六載喪所恃哀慕不食殆不可生其外王考洪參議仁傑夫人朴氏愍憐之抱負哺呴至嘗糞以候疾病且不以長大期之不教以書成童始受小學於仲氏則曰此不可口誦而已必且行之然後可以爲人朴氏輒勸以舉

業曰願見汝立揚故公黽勉焉其考江陵公諱宗溟
沒於任所犯雪奔喪執禮甚嚴纔制闋而朴氏又沒
公平日事之如母竭盡誠孝至是欲喪之三年李父
畸翁公弘溟據禮不許然其哀戚毁羸見者危之朴
氏臨沒思食而不得進者終身未嘗近口 崇禎乙
亥館學章甫上疏請以栗谷李先生及牛溪成先生
從祀聖廟醜正者狙擊以撓之 上亦入其說公屹
然不動持論愈固士林倚以爲重焉丙子避兵江都
遇賊家覆以刀刺頸其妻李氏 贈判書言暢女亦
自刎賊亂射以驗死生猶不殊旣蘇則匍匐尋仲兄
尸及與其嫂歛以埋葬遂挈家入嶺東之三陟採拾

爲生而讀性理書晨夕不輟甲申畸翁公入朝遂自
三陟歸覲則畸翁使之留仕曰世祿之臣不可以危
亂而輒去其家法甚嚴父兄有命不敢少違乃以童
蒙教官訓廸故家子弟而亦區別其所自來日侍畸
翁公每雞鳴盥櫛衣冠適其閤門外竢其睡覺然後
入候安否終日不敢離側以給使令以其喜飮酒也
至脫家人簪珥以置之丙戌爲義禁府都事丁亥
國有大獄不欲叅涉其事遂歸臥于家同僚故使出
使于外以免之轉主簿判官己丑　孝宗大王卽位
公倡言曰今日諸賢之出將以明大義也然士大夫
仍與被虜妻妾同居此豈非大義所關乎同春宋公

浚吉稟議於金文正文敬二先生而入言於 上上
卽令離貳別娶焉爲龍安縣監廉潔自持惠愛撫民
閭境信服焉適有虜人赦令方伯差令頒諭公曰虜
是同氣之讐今乃奉其文以行耶遂棄官歸吏民遮
道不得行遂還居數日託以赴擧而行吏民知終不
可挽涕遶而碑之又除比安勸方伯刊行朱子語類
旣遞仍棲太白山道深里素志也後又以宗簿主簿
出爲鎭川縣監 孝宗大王上賔公號天哭擗曰天
不欲人理復明耶生復何爲未幾移金溝縣令獨子
晉彬亡棄歸營葬已爲漢城庶尹公自 仁廟初服
士望甚重而久屈下僚公議頗欝至是拜司憲府持

平四疏乞免　上固不許遂引避得遞公自是不樂
京裏將欲身遠去朝廷惜之除杆城郡守公曰私義
差安遂赴任公前後五邑皆不久淹而緯有成效郡
多上供魚產必冠帶封上計到闕日始薦私廟薦廟
然後始乃入口公既遷改先墓則曰白首吏役亦可
羞也遂歸山居以待講院進善　召辭不赴兩拜尚
衣院正復有司憲府掌令之　命亟辭遞戊申五月
十三日卒于京第享年六十九公諱濩迎日人鼻祖
均之高麗顯官　本朝淵謚貞肅至松江諱澈以清
名直節大爲　宣廟所眷至有其心公其行正惟其
舌也直之褒後爲羣小所嫉恩意不終焉是公之祖

盖自松江公家行甚正而公又資禀峻整孝友自性
家甚清貧而周恤六親無間疎戚好賢樂善言必依
古惟疾惡如仇視之若浼氷蘗之操可掩先徽麤衣
惡食人所不堪而處之泰然祭祀之禮極其嚴敬每
齋宿之日必與家人肄習儀節有寡嫂無託公奉養
於家相見必正衣冠拜於楹外而未嘗正見其面尤
篤於敬宗之義每到宗姪家必下馬於遠處燕居必
對古書終日觀玩尤好朱子書夜必誦過平生無所
玩好而獨於書冊留意畸翁戒之曰是亦外物也然
公終不能已焉公常謂我朝婦人辮髮是胡俗趙重
峯嘗力言於朝請禁之遂令家內婦女用華制不敢

辮盖用夏變夷是公之志而以是爲之兆也公嘗有自警文有曰高高在上臨我明明毋曰不顯克念克誠此可以觀公之大略矣有所修資治精華幾卷藏于家李氏承化事公甚有禮先没而再遷其墓同葬于堤川月林里普衍亦有絶異之資不幸早死二女適閔光益尹憲卿普衍娶絫議閔光勲女有一子洊女適李徵夏余與公論交五十年畏敬如一日余嘗蒙規責而謂公曰吾則知公至誠故言愈切而愈服矣他人必不堪矣公曰只盡吾義而已堪不堪非我所知也嗚呼今日尚忍銘吾友也耶公嘗曰某人必亦士類今日尤不可忘也

迂齋李公墓表後記

迂老宰木已拱每念其德義聲容有九原難作之痛其諸子要余筆題表額其所述陰記眞有趙宋時文法此篇陰所評而金起之所示者也而同春今亦不可見矣嗚呼歎矣

顯廟戊申賜公諡忠貞推賢盡忠曰忠清白守節曰貞斯可謂節一之美者而士類猶以爲歎焉佐郞今爲廣州留守男祥輝原叙未名又生瑞輝慶輝女適進士洪禹寧金校理卒官右議政府院君朴泰輔登第爲弘文校理縣令三女婿金介臣尹道明洪禹翰山輝入蔭仕四男一女長涉餘幼孫曾皆業文乙丑四月以宅兆不利改葬廣州細村未向原夫人

依舊制祔焉嗚呼九原可作𠋣公而誰與歸乎噫友人領中樞致仕宋時烈記

市南俞公墓表

市南公之亡已四年于玆矣嗚呼市南奚止於斯耶公之生星宿之徵已見及其罪謫而　賜環也又皆先爲之兆焉公實與天道相關者其生之也若將有爲而顧乃半道而稅使朝紳野處無不涕滋追慕愈久而不衰者其曷故焉嗚呼天道不可知而惟可知者公之大節也其大節人可知而其仁心則知者或鮮矣盖公愛人濟物之心性於天纔出身値大亂卽忘其位卑人微慷慨憤激力陳禦敵效死之道懇叩

反覆屢疏不已至其孤城危急之時猶條陳戰守急
務及　廟議將以　儲君赴虜營公又涕泣死爭請
亟斬主事者旣又慮主事者將惟虜言是聽則又進
曰賊汗旣以詔諭爲名必將要　兩聖出城其將從
之乎請　親御城門火焚其書曉諭臣民以必死之
義虜索斥和數人將以十數人應之公又請斬主議
者又曰臣寧爲陳東之死不欲與此輩俱生也公以
藐然一身忠義奮發自初至終所守一說如出於立
談之間及　世子隨駕至盟壇主事者叱宮僚使無
入公獨挺身曰　君父禦不測何忍却立　世子北
行公自念旣不得拚一死惟有跋涉死從耳　世子

亦欲自從　上嚴旨不許則公執鞚前行慟哭辭退
即以妄言編配林川越三年蒙宥轉入錦山之麻霞
山下遂築齋以居名曰山泉日與士友講論不輟時
行飲射等禮四禮一遵文公遺法彬彬乎甚可觀矣
已而有叙復公將赴謝知舊或止之公曰旣出身事
主義當所在致死旣入時議只欲榮以祿位公遂袖
手而歸會　孝宗大王陞儲位遂黽勉赴冊禮　上
命銓曹勿擬公淸要遂低徊縣符及入玉堂極論治
心養病之道振奮淬礪之策　仁祖禮陟公引經義
以正五禮儀之疎略旣而以會論　大行徽號忤
旨將有大究賴金文敬諸賢事得少緩庚寅十月竟

竄穩城翌年內徙又翌年放還公杜門湖上專心講
學德益進名益高實有蒼生之望戊戌　上以羣臣
言起廢用公數月之間超進職秩兼掌籌司以自近
公感激　恩遇盡誠竭力以奬　王室　上亦眷注
日隆而遽遭　賓天之痛矣公號天罔極如不欲生
又念　嗣聖年冲國事靡屆尤盡心力不敢少懈而
公則病矣嗚呼公結廬湖濱日對經史會千古之心
於方寸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此其樂詎與易哉
顧乃捨此而立乎　本朝及其訏謨之際動相掣肘
蹤跡之嫌未免忌忮公非不知亟反初服以究素業
而推眷顧　王家矜念民生苟有一分裨益則不憚

勤勞至於甲主貳宗之說寔成士類之厲階則公又
長慮深憂辭闢而扶持俾無魚肉狼藉之慘眞所謂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歟嗚呼其心可謂仁矣此豈
世人之所能知也迹其終始公其天賫生之而未究
於用者歟公以甲辰二月廿五日年五十八而卒其
時亦必有示妖之星而人不之察歟公數十年閒處
經傳之外淹貫諸家其進德修業實於此得力爲多
最留心經濟其所論述俱不爲空言後之君子尚可
擧而措之也嗚呼公可謂通才邃學者歟所著有江
居問答家禮源流麗史提綱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公
諱㮨字武仲姓俞氏號市南杞溪人始祖義臣自以

新羅臣不仕麗朝曾祖酒進士　贈贊成祖大徹郡守　贈吏曹判書考養會參奉　贈吏曹參判俱有曠度純行妣南氏韻淑出人其考參判以信公娶國姓李氏　世宗大王九世孫考山岳夫人性甚孝謹姑以善事我稱之常撥貧以事公旣貴不以絲毫累公教諸子有規度丁未季冬年六十而以十七日没生男命胤文科侍從命弼魁司馬季命興女爲尹棟妻命胤生男相基一女未行命弼一男二女皆幼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哉其平生事爲之詳將有太史之狀神道之鐫則非惟不忍而又不須贅故只書其大略于阡表而士友門人題其面曰市南先生之墓

云爾

司諫李公墓表

李子重以言事遠竄荒裔放還未幾以病卒于家士友莫不傷惜而顧余尤甚焉其子箕錫箕敘箕禎箕齡等託銘於余其說甚悲嗚呼余何忍辭以不文而負吾子重於泉下耶公系出 璿源德陽君岐實我中廟之第七男是生豐山君宗麟是生龜川君忠肅公睟是生蓬萊君泂亂龜川憂國秉義幾死昏朝蓬萊文章節行有名當時公以蓬萊爲父以龜川爲祖胎光趾美早有聲名年二十三中生員三十四擢文科槐院翰苑春坊騎省薇垣栢府皆其所歷時有冗

黜而出則恩津錦城光州洪州四邑奉使則再爲諸道試官災傷黃腸敬差官暗行御史也在職必棘棘不阿　孝宗大王爲世子御書筵微失音讀公曰讀書必須精白一字一句不可放過然後可以因文求意大司憲趙錫胤校理李正英相繼劾人而獲譴其被劾人皆有時望　上眷者人莫敢爲二公言公在臺出力救解人以爲難湖南儒生上疏論武將之敺辱儒冠者時　上獎用武臣儒生還被削罰三司大臣爭之皆不能得公上疏極言之遂被特遞　孝宗大王上賓翌年公啓曰纔過一年土石或陷或頹事極寒心請治當初監董諸臣　上即依啓拿推公隨

事論列無所撓避丁未公以司諫自洪陽　召入先是清人有所嚇喝將禍及大臣有相臣請　上屈身乞哀於清差又使燕而移之於　上躬遂有鍰罰羞辱而仍有自功之色他相亦不能救正諫臣李翽等七人並論劾之　上以大臣故反逐七臣于外公伸救七臣甚至仍論大臣事極峻激　上愈怒曰李某假託義理探試君上命竄極邊玉堂兩司爭執甚力而不能得公至穩城怡然自適士子頗有來問學者公日與討論仍作亭而命之曰講義遠近聞風而至者甚多守宰饋遺其無名者一切不受聞者媿服四月量移旋因旱災與七臣者皆放還公素有疾至是

有加翌年戊申四月六日竟卒享年五十八其七月葬于廣州樂生里先兆公當有追典　上以前事獨靳焉儒臣宋浚言進曰人臣見君上之包容而進言者猶難如李某繼七臣竄謫必知其不免而其讜言有加其忠尤不可及且某自其祖父實以劉向之心爲心漢史云天子心知向忠誠而不能用今　殿下則不知某忠誠矣　上遂命致賻公自少奉親色養及通籍常爲之求郡親意所欲惟恐有違與兄弟同居一室極其湛樂雖於僮僕之賤未嘗輒加訶責亦未嘗言人過失惟其忠誠激切遇事不顧其丁未之啓有曰罰金之辱終歸　君父國家羞恥莫此爲甚

中夜思之不覺涕淚涔涔也雷霆雖震而猶不撓屈
偏親在堂而猶不顧慮視刀鉅猶茶飯非其所守之
確能如是哉至其清白一節終始不渝屢典雄州而
家事冷落至今妻孥飢寒見者傷憐然後人益知其
所養之深也嗚呼不如是士友之追惜何其愈久而
不衰也龜川蓬萊其可謂有子有孫矣公配權氏
贈領議政謹中之女婦德咸宜嘗戒諸子曰貧寒汝
家常事豈可僥倖以求利祿乎後公十四年没而祔
葬四女適翰林尹致績士人邊光載金光遠辛受和
內外孫摠若干公家在王城之南深僻處每公退杜
門清坐自號南谷居士云銘曰

姦臣當國龜川遠謫公當盛朝不損而益 聖主知
公旣竄旋復在北之日八十而止聲名之長惟千百
祀

及第 贈修撰李君墓表

故冢宰白洲李公哭其子嘉相會卿之文曰汝之至
行衆善罔缺汝之奇才天實挺特嗚呼此可以知會
卿矣夫諱曰不若非其父也夫人氣淸才俊則一爲
其所使而以孝謹之行爲不足爲聲華之是好文藝
之是專者十而八九也惟君則不然力有餘然後可
及其他故蠱初蠱二是占是尚米塩之猶察賓祭之
是飭以致父母安之室家理焉又侍親之疾睫未嘗

文而衰未嘗解愈久而愈不懈是豈得氣之清而正
稟才之俊而美者歟文主於大家詩放乎正聲一擧
而成進士再擧而闡大科嗚呼天以何意生君而又
生大亂於其時使其奇才至行糜滅於倉卒耶君以
崇禎丁丑正月廿七日殞於賊鋒前丙子冬君奉大
夫人朴氏避兵於江都江都陷負大夫人以走勢不
可免則藏匿大夫人而故自被執賊方喜其有得君
妻羅氏參議萬甲女也替負而逃得達于旁島而君
則不知也欲脫身以求大夫人旋跳旋獲者屢矣至
於其脚飲羽不可復動而猶不止一日得至山寺匍
匐而終不得則將復入賊陣而求之有一士友挽住

甚力則曰吾知往而必死然吾母萬無得生理何忍
獨生亟爲書告訣于父兄遂復往入遑遑號跳而無
所顧嗚呼古之盜賊感於江革之誠而君則不免焉
豈盜賊亦有古今之異耶亂已白洲公尋尸于摩尼
山水綠庵傍側其四月羅氏亦毁以滅生同窆于加
平郡月沙文忠公墓左君實諸孫也世系具于大碑
仁祖朝命旌其門　顯宗庚戌趙公復陽李公端夏
以君節行相繼陳白　上命贈玉堂官又聽援例立
後亦有關於世教之輕重也其伯氏判書公第二子
重朝實嗣之其才高行茂克肖於君昔朱夫子有言
曰人多類舅夫類母之兄弟亦自有理則類父之兄

弟亦何帷焉然亟朝旋復夭閼天將又乏君之祀也耶抑其不幸之甚也抑并再絶而紹也嗚呼人有壹欝於當年而不得伸者猶幸其後世之有知我者矣若君者不待於人而名父為知己況白洲公斯作以文以哀將亦百世傳誦而君亦將不朽矣君又何悲也所可恨者天既生之而天又殺之也君生之乙卯一周甲開正恩津宋時烈因君從子喜朝同甫之請書于常山之蕭寺俾刻于墓石之陰云

元來先生文集卷三十六

本綱

七

十冊